

蘇聯概觀

Maurice Dobb 著

端木琦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Maurice Dobb 著
端木琦 譯

蘇

聯

概

觀

商務印書館印行

譯者序

本書著者茅里斯·杜勃博士(Maurice Dobbs)，是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師，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他的舊著革命以來俄國經濟、蘇維埃經濟和戰爭、蘇維埃戰時和平時的計劃與勞工、以及大英百科全書和社會科學叢書內蘇聯方面的著述，都是非常著名的。

這本小冊子在一九四三年八月裏初版發行，原著者用極淺顯簡潔的文字，敘述蘇聯的一切：蘇聯的歷史演變、資源和民族、政治制度和今日工農業和經濟生活的組織、社會生活、教育、文學和藝術。可以說是一部簡明的蘇聯通史，亦是一本認識蘇聯的通俗小冊子和教師的參考書籍。

抗戰七年來，我們並沒有改換了我們民族的政治意識。到今天，我們的頭腦還依舊停滯在「內向」類型，從不曾真正抬起頭來「外向」上下四方的觀察，只憑着主觀的見解一味對付，衝動！但我們有一萬五千里的國界和蘇聯犬牙交錯，戰後世界裏，我們仍要處處遇到蘇聯，我們再不能對蘇聯諱莫如深，避之若浼的。

蘇聯究竟往那裏去？整個蘇維埃的情形又如何，它的政治經過文化是怎樣？它的國際政策的傾向究如何，這都和我們的國家息息相關，我們年青的一代，不能不作一番真實的認識。

本書的譯出，希望使讀者尤其對年青的一代，能對今日我們的盟國——蘇聯——有一個明晰的概念。因此，譯文力求淺近達意，不斤斤於詞藻的修飾。但譯者學識淺陋，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極盼師友讀者不吝教正。

遂譯本書時，同事鮑屢平君協助最多，宋芸珠小姐代為抄錄，鄭惟銘君代為校閱，以及方曄小姐的合作譯述，都是譯者所深深感謝的。

譯者 一九四四年七月 重慶商務印書館

原序

本書是爲了一個特有的目的和一群特殊的讀者而寫的。有些教育家說，現在急需合乎時代的蘇聯概觀的書籍，用來幫助教師傳播關於我們盟邦的比較詳切的知識；這種提示，便是著者寫著本書的原因。因此，本書不過是對這種需要的一個匆遽的反應，它的希望：一方面只是提出精細研究的引子，一方面以兒童和青年爲講話的主要對象。我們可以希望，年齡較大知識較富的人，偶然讀到它而指摘作者選材上的省略時，他們就會想起這一點的。本書如能稍稍增進英蘇兩國青年間的同情和了解，對於同盟抗戰的任務和戰後永久和平的確立，它就算盡了些微的貢獻了。

M·H·杜勃
劍橋 一九四三年六月

目錄

譯者序

原序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一九一四年前的俄羅斯

第三章 俄羅斯革命的開端

第四章 列寧和蘇維埃的掌權

第五章 一九一七年後

第六章 蘇聯的經濟地理

第七章 經濟制度

第八章 計劃和實施法

第九章 政治制度

第十章 教育

第十一章 劇院、電影、音樂和書籍

目錄

一

一
一
一三
一七
二二
三〇
四一
四六
五三
六二
六八

304662

第十二章	蘇聯和其他各國	七七
第十三章	軍隊	八四
第十四章	德蘇戰爭和英蘇同盟	八九
西文參讀書目		九四

蘇聯概觀

第一章 導言

談起俄羅斯，許多人都只想到她在歐洲的一部分領土。他們忘了：俄羅斯人只是多民族的一種，並且今日的俄羅斯亦僅是結合成現在所周知的（自一九二三年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的一個。

這國家所轄的廣大領土，我們可以概略的說：佔有全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換一種說法，或許能給人更好的印象：它的長度和闊度，都比美利堅合衆國更爲遼闊，全部的領土二倍於美國而有餘。從東到西約有歐洲葡萄牙海岸到土耳其的兩倍，葡萄牙到烏拉山整個歐洲的一倍半。南北廣袤超越二千哩，東西綿亘約莫五六千哩。遠東的領土大於西部俄羅斯的兩倍，相當於自紐約到倫敦的行程。西伯利亞鐵路——連繫着西北部與在太平洋岸上遙對着日本的海參崴城——長六千哩，有如自倫敦到開普敦（Cape Town）的路程一般綿長。

蘇聯全面積，約有五分之一的領土位在亞洲的部分，略超出五分之一的領土位在歐洲的部分，如是她跨越着兩大洲。一九四一年的極西端邊界，約略和從瑞典東北或挪威到希臘的一條



直線相吻合；在另一方面，她東部的尖端幾乎與美洲的西北尖端——阿拉斯加半島相接壤，它們被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s）分開，這海峽寬三十六哩，略寬於隔離加來斯（Catias）和多佛爾（Dover）之間的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她北部的邊陲自摩爾曼斯克（Murmansk）向東直抵蘭格爾島（Wrangel Island），都在北極圈裏，並且距北極不到六百二十哩。從東經三十二度一直伸展到東經一百八十度以外，這條北方的海岸線幾乎佔了世界頂端的一半。在北方的海上是無際的冰，驚冰船甚至在夏天都要辛勤地工作；在冬天，那裏是連續的黑夜，極地的熊就居住在這靜靜的地方。二千哩外。她的最南端的邊界與波斯、阿富汗和印度相接壤，這裏有駱駝隊伍來往的大漠，有虎豹徘徊着的叢林。

一個人如果穿越這跨立兩大洲的國家，他幾乎可以遇到各種不同的景緻的。西北有回聲的縱松森林，南方是坦平的草原，伸展到無際的遠方；最南聳起高加索（Caucasus）雪頂的山峯，比阿爾卑斯山脈（Alps）或庇里尼山脈（Pyrenees）更遼遠又不可及；向東渡過了裏海，那裏有日光灼炙的草原，空氣閃爍在強烈的炎熱中；那裏塊塊的綠洲，有水可尋的地方，游牧的人們，像阿拉伯人似的，都張開了帳幕，放牧着他們的畜羣。再向東仍是帕米爾高原的山脈——阿爾泰山和天山——山中深深地凹入卵石鑲綠的山道，山麓邊緣的平緩高地裏點綴着牧場，如今被公路及駱駝隊商的大道所貫越了；再向東北到了西伯利亞森林——深不可測的森林地帶——居住着成羣的狼、鹿、和麋；大的湖和河，像貝加爾湖（Baikal）、葉尼塞河（Yenisei）、

勒那河(Lena)、因提契爾卡河(Indigirka)都北流到北極凍凝的荒地。

她的人民正如她的氣候和景色一般的殊異。蘇聯的全人口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的統計達一萬九千三百萬人，三倍於希特勒掌政以前的日爾曼民族，比美國人民還多得多，但卻只有印度人的一半，中國人的一小半。像這樣大的土地，居民較大多數的國家都要稀疏，卻擁有不列顛羣島(British Islands)面積的六倍，而人數僅有後者的一半。但是結合成這一萬九千三百萬總數的人民，與不列顛王國一樣，卻是包含着許多不同的種族，語言和習慣的。

歐俄的居民較為稠密(佔蘇聯全人口的四分之三)，起源於兩個主要的民族。一個是芬蘭語系的安格里族(Finnish-Ungrian Group)，居住在俄羅斯中部和東北部的沼林地帶；另一個是斯拉夫語系的民族(Slav Language Group)，他們起初居住在多瑙河(Danube)的下游，以後遷徙到第聶伯河(Dneiper R.)和維斯杜納河(Vistula R.)之間，以及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ts.)的附近。這些斯拉夫人又分為數個系統，有些大約是被入侵的匈奴驅逐向北的，有的更遷移向東，到第聶伯河谷。在悠長的年代裏，芬蘭語系的安格里人逐漸被迫北遷到現在的芬蘭和卡列里亞(Karelia)(但其中的一部分仍居留在伏爾加流域——摩爾芬族(The Mordvins))。同時，斯拉夫民族東北伸展到伏爾加河上游，北到尼發河(Neva R.)。十三世紀韃靼人(The Tartars)從東部入侵，在克里米和伏爾加流域(在喀山 Kazan 古城附近)還遺留着韃靼人的血統，他們屬於另一支系，稱為土耳其韃靼民族，現在居留在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的東北部。

現今俄羅斯本部人民約佔蘇聯全人口二分之一，其次是烏克蘭人，佔五分之一，再次是白俄羅斯人。除此以外，還有一百八十個不同的種族：僅高加索一區就有許多不同的宗支，如強悍的達奇斯坦（Daghestan）地方的累斯琴人（Lezgians），他們是信奉回教的山民，從前以掠奪平原上的村莊為主；奧斯梯人（Ossetes），他們住在通到喬治亞（Georgia）的山道一帶；還有平原上較為和平的民族，如喬治亞人（Georgians），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和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的土耳其人。在中亞細亞——以前的土耳其斯坦（Turkestan）——有回教膜拜的尖塔，有帖木兒（Tamerlane）的神話，有女性的 Paranja（從前回教婦女所披的長面紗）的地方，那裏有土耳其人與伊朗人的混血種：如牧牛的游牧民族土耳其科曼人（Turcomans）和在低谷中種植棉花五穀的農民烏茲貝克人（Uzbeks）。在東部西伯利亞，有信佛教的蒙古民族，阿穆爾河流域（Amur R.）——即我國之黑龍江——有近年移殖來的猶太民族，有沙謨也得（Samo-yeds）、通古斯（Tungus）和奧斯太克（Ostyaks）人。在極北部，有土耳其語的游牧民族雅庫次（Yakuts）和原始的漁獵民族朱克契（Chukots）人。在西北部，有卡利里亞共和國（Republic of Karelia）居住着和芬蘭邊境的民族同種的人。這許多民族，有的結合成了蘇聯的共和國，有的結合成了自治省（Autonomous Region），在他們的學校、機關、法庭、和公共場所，可以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並且可以練習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這些容在後面另一章裏再述。它的資源又如種族一般地繁多——地上滋長的收穫物，和地下孕藏的礦產。穀類的生產較

任何國家都豐盛，繁殖在第尼斯忒河（Dniester R.）、第聶伯河、頓河（Don R.）和伏爾加河流域間所著稱的黑土地帶，小麥及裸麥的產額尤其盛旺。在這一帶的北面，盛產亞麻。在高加索山谷中，山坡上，喀薩克斯坦（Kazakhstan），以及阿爾泰山麓，廣佈着羊羣。北部森林出產大量木材。沿黑海海岸有許多葡萄園，茶樹場和滿結西瓜、檸檬、桔子、紅皮橘的果園。在中亞細亞，特別灌溉的田中，種着棉花，還有一種特產，即產橡膠的灌木，叫做Kok-sagyn。流入亞速海（Sea of Azov）及黑海的頓河盆地，烏拉山脈，西伯利亞及喀薩克斯坦都有煤礦脈，烏克蘭，烏拉山脈和西伯利亞有鐵礦，中亞細亞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附近有銅、鉛和鋅礦。高加索出產石油（裏海岸的巴庫油田是主要的中心），烏拉山西亦有出產（即俄人所稱的「第二巴庫」），並且還及於中亞和遠東的一部分。蘇聯在此次戰前石油之產量僅次於美國。金礦則產在東北西伯利亞的勒那河畔，產量佔世界之第二位。鐵礬土——提鍊鋁的原料，對飛機製造上極佔重要的原料——產生在拉多加湖（Lake Ladoga）附近，第聶伯河、及烏拉山脈。製造裝甲鐵片的鎳，產生在西北端的科拉半島（Kola Peninsula）和烏拉山脈。除此以外，烏拉山還盛產鍊鋼金屬的原料——錳和鉻。

遠在十年或十五年前，這些資源，特別在東部的地方，都還不曾開採，甚至未經探索的。在後面一章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二八年以後，蘇聯政府在發展資源上，造成了碩大的進步，使物盡其用，成為大規模新工業的基礎。其中重要的發展，即所謂「白炭（White coal）」

（按係「水力」的別稱）的利用了。近年來，許多孕育裏充沛水量的河流，幫助了許多水電站、供給光和力給周圍的城市和工廠。例如：伏爾科河（Volkhov R.）、絲維爾河（Svir R.）和它們西北部的源流；兩哩高的雪山峯上的塞凡湖（Lake Sevan）；烏茲貝克斯坦的契爾契克河（Chirchik）及卡得雷那河（Kadgira R.）供給了塔什干（Tashkent）的電力；烏克蘭的半哩寬的第聶伯河水閘（一九四一年阻撓德軍前進時炸毀）。在伏爾加河上古比雪夫（Kuibyshev）地方的一個大水電計劃，在世界上工程設計中是最鉅大的一個了。

第二章 一九一四年前的俄羅斯

一九一四年歐戰時的俄羅斯帝國，與歐洲其他國家及北美的國家比較是十分落後的。地上，地下的財產都置之不理，礦產亦都沒有開發，甚至農業也十分落後，因為耕作大半是用舊的方法的。從它廣大的領土來講，鐵路非常稀少，甚至有些大都市的郊外，都沒有現代化的路面，結果促成了人民異常地貧困（除去少數上流社會的人士）——經常地比英國還窮，大部份是與歐洲最窮的地方一樣，甚至更窮的。教育與文化方面——除去極少數人之外——十分落伍。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不能讀與寫。

當時有的一些現代化的工業，包括大的新工廠，像紗廠、鐵工廠等。在烏克蘭和烏拉山裏開採着鐵和煤。可是大部分都在歐俄的地方；北邊的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現在的列寧格勒），莫斯科周圍，南部的頓河流域，以及遠在西部的幾個波蘭城市（那時波蘭的一部份屬於俄國）。在南方，裏海與黑海之間產石油輸出國外，大多是在原油的狀態下送到外國的提鍊廠去。這許多工業大部分的資本屬於外人，如德國、法國和英國，並且許多工廠裏延有外國工程師及經理。但是這國家需用的工業製成品，大部分須仰給於外國，必然的，爲了償付這些舶來品，即溢出了大量的穀物、農產品和礦產，又因爲大部份人民是如此貧窮，所以本國的工業

品市場很小。人所共知的，由於種植糧食的農民窮到了極點（因為他們貧乏，只得以很低的代價出賣糧食和勞力），而不是農田的生產力，纔能使俄國的穀子在世界市場競爭的。

像莫斯科、聖彼得堡那樣的大都市纔有壯麗的建築，現代化的街道，以及社交文明的生活，可以和歐洲的各大都會媲美。俄國的音樂和著作家——像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柴霍甫、高爾基——的著作，都是世界聞名的。俄羅斯美術舞，莫斯科藝術劇場，聖彼得堡的隱居藝術團體，在歐洲所有的京城中，亦是罕無其匹的。俄京聖彼得堡最壯麗的街道，叫做尼夫斯基街（Nevsky Prospect），兩邊聳立着宮殿與花園，這些都是堪與歐洲的任何一切相比擬的。但是這種文化中心非常稀少，它們所有的一點文明只是社會的一層薄薄的外殼，許多市鎮和較富裕的鄉村一樣，甚至很大的市鎮都沒有主要的給水及衛生設備，更缺乏合宜的圖書館或展覽館。城市的近郊，像鄉村一樣，大部份的房屋木造的，甚至在大都市也是如此。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不到百分之十五，五分之四的人民都以耕作爲生。貧窮、衛生設備的惡劣，醫藥的缺乏，促進了死亡率畸形的高漲，尤其在兒童的方面。（普通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比當時的聯合帝國高出兩倍，嬰兒的死亡率高出二倍和三倍之間。以後由於蘇聯政府特別注意母親及兒童的保健事業，嬰兒的死亡率已減低了一半。）

社會上佔大部份的是小農階級和佃農，大多數都是極度地貧困，用全家的勞力操作十二英畝的田地，假使不是爲了租稅需要錢，他們就可以自己享用農產物，不必大量拿到市場

上去賣的。他們之中也有少數小康農民，有馬、牛、犁、貨車以及穀倉，他們被稱為 *kulaks*（俄意：掌握），因為他們常常與他們窮苦的隣人作苛刻的交易，好像村莊中小規模的放利者及商人。但，更有許多低於平均狀態的農家，沒有家畜農具去耕種他們貧瘠的土地，重重的債務，迫着他們爲了一點工資去找傭傭的工作。在他們之上，有一等上流人士，卻擁有富裕的財產，雖則是極少數，但是他們卻佔有了俄國肥沃土地的三分之一，這些財產是託付給村長或管家經手，零星地出租給農民的。

在城市中，有一部份，可是數目逐漸在增大的工廠工人（或是無產階級），他們爲工資而工作。人數大約在二三百萬之間，在礦薄的工資下工作，生活在極雜沓的情況之中，許多人住在腐臭的地窖裏，或污穢的營房似的地下室，這些都在高爾基的著作「*下層裏*」（*Lower Depths*）描寫得淋漓盡致。此外還有差不多二倍於工廠工人的手工業者，他們不是在工廠及強有力的機器下工作，而是在市鎮或鄉村的小工廠、棚棧、或暗室中工作。

在城市裏，也有一小部份，同時也在增多的資本家，他們投資到工商業上去，這些人都是出身富農，在鄉村中放債或小木經營，集積了足夠的錢，遷移到城市去開始更富野心的經營。其中最有力量的是銀行家、企業家及工廠主人，他們昇擢爲紳士，時而會影響到宮廷去，有時在鄉村裏購進大量的地產。他們之下的，就是批發商、捐客、磨坊主人和紡織廠主之流，野心勃勃而又吝嗇不堪，但是他們沒有前一種人的社會地位及權勢，以及因雄厚資本所得的地位。

此外，還有中等階級：小店主、專門人才——教師、醫生、律師——以及中央或省政府的職員。至於失業者及乞丐也是很多的。

極少數的大地產是用現代化的方法去耕種的，只有這些土地與那些 *Metak* 的田莊，纔能將大部的糧食及他種農作物運到市場上去供應城市，或輸出國外。多數小農的耕作還是用固舊的方法，犁田用原始型的木犁，不能深耕入土，收穫全靠手做——用手收割，用手打穀。農民的田地大都一塊塊地分散開，如同歐洲中世紀時一樣。科學的輪耕法是罕有的，沒有現代耕作的知識，和利用的智識。貧窮與無知聯成了堅壁，擋住了改良與進步。

我們想到在十九世紀前期，西歐各國發生的政治及社會的改革——一種奪取政治上自由而稱為「布爾喬治亞民主革命」的運動，俄國卻遭遇失敗了。因為這改革的主動力是新興的富有的中產階級。直到一八六一年，俄國田地上的人民仍是農奴，被束縛在土地及地主手中，跟隨着他們所屬的土地被賣賣，正如四五百年以前英國的情狀。甚至在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以後，這些以前的農奴，雖然已經是獨立的農民，可是仍舊保有着奴性，在各方面受着壓榨及奴役，其中大多數永久在飢餓線上掙扎，因為他們的土地太少，不足生活，假使他們多租借土地，他們必須多負擔租稅，爲了必須要現錢，在穀物成熟之前將它賣掉，他們總是只能得到普通價值的一半。農民經常地爲了一點小罪名被鞭笞，譬如不守規則或不付稅金。權力是握在擁有土地的貴族手中，政府則在沙皇手中（他自己就是全國最大的地主），他任命各部大臣，一個絕對

的君主暴政，管理所有各部的大臣、官員，甚至不受選舉的國會的限制。自一八六五年後，在每一地方上纔有選舉議會產生，名叫 *Zemstva*，纔有一點過問地方上事務的權力。這些地方議會主要由有財產的人組織而成——地主、商人、工業家——雖然農民也有代表，選舉按階級去分（貴族、有財產的市民以及農民），但用意和結果常是造成貴族代表成爲最重要的份子。

隨着到處蔓延着的苦痛，以及被政府的無能——日俄戰爭，俄國的武力是澈底地失敗了——所激怒，在一九〇五年爆發了一次沒有成功的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沙皇而對着當前軍事的失敗，以及全國湧起的革命高潮，遂許可成立下院（*Duma*），選舉按照社會團體或是階級而分（像 *Zemstva* 似的），就是，地主選舉若干，農民選舉若干等等。但是一當革命運動鎮壓下去之後，沙皇改變了選舉的基本原則（在一九〇七年），而給有地產的貴族多數被選權。下院的權力亦被限制了，各部大臣仍由沙皇任命了，軍隊、警吏、司法行政事務完全在下院管轄之外，沙皇可以任意解散下院，並且否認下院所定的法律。

但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並不是沒有效果的，言論和寫作都較以前爲自由，人民亦開始對於自己的權力有了新的意識，而集合起來要求某些民主的權利。許多人第一次開始從政治上去着想。但是政府本身，情況並沒有改變，報紙仍因發表敵對政府的意見，遭受封閉，主要人物被警察所干涉，被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工會的數量，在一九〇五年間大大地增加了。一九〇五年後他們之中仍繼續着祕密工作，主要人物及活動份子還是不斷的被監禁或流放。同樣

地，有社會主義型或勞工型的勞動黨派以及響應農民要求土地改革的政黨與組織，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農民以爲「土地改革」應該是將大地產分給千百萬土地恐慌的農家，他們過少的土地不能建立起一個赤貧的生計。當糧食稀少，收穫貧薄的年頭，他們得面對着飢餓與蹂躪，這對於五分之四的人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生與死的問題，並且亦是貴族統治階級與農民間不能避免尖銳衝突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俄羅斯革命的開端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加了一重酷烈的桎梏給俄國，兵士們時常沒有充足的設備以及在後方間斷的供應下英勇作戰。在戰爭的初期，雖然俄國並不會準備攻擊，但是俄軍答應了協約國的請求，開進了東普魯士，這次進軍結果在坦能堡（Tannenburg）遭遇慘敗，但卻表現了一項對於協約國的最後勝利的重要供獻，解救了在法國的德軍對於英法的壓力，向東分散了德國的軍力，而使德軍在巴黎外圍被傾覆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次馬爾納河（Marne）的大戰；但是在一九一六年未壓力開始嚴緊，在初期的勝利後，失敗接踵而來，一九一五年夏華沙及立陶宛相繼失陷，兵士厭戰，逃亡之事愈見愈多。

在後方，運輸停頓，給養阻斷了，一九一六年冬經濟幾近於崩潰，高漲的物價使城市鄉村窮苦人民更受打擊，麵包是難得的，因為農人帶很少的糧食到市場上去，領麵包的長陣在城市中成了普遍的情狀。在一九一六——一七年冬天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各區的勞工階級婦女排成了長蛇陣澈夜在雪中站着，這已經不是罕見的事了，上層社會的腐化到處蔓延着，利用國家貧困的支出，有勢力的人發了國難財，甚致通敵，親德的勢力侵入了宮廷。例如，有一個邪惡的僧侶名叫雷斯普丁（Rasputin），藉着俄后的迷信（俄后以為他有神奇的力量），在宮廷裏佔

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後來有一般貴族懼怕他深入的勢力，就施出陰謀毒害了他，將他沉入尼發河的冰底。

一九一七年的最初三個月，因人民的不滿爆發了糧食暴動，廣大的罷工，和遊行示威的運動，呼喚着「打倒沙皇」「還我們和平與麵包」的標號。一月中有一時期莫斯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罷工。下院的首腦人物籌謀宮闕革命，廢立沙皇，藉以肅清政治的不良和親德勢力的侵入。其中有些人則計劃立米契爾大公爵（Grand Duke Michael）——沙皇之弟——為帝。

二月裏，首都最大的軍火工廠（最有名的布蒂洛夫 Putilov 工廠）實行罷工，街上的遊行隊，集會都要求「沙皇退位」，罷工運動立刻蔓延各處，被召喚來衝散示威者的軍隊，拒絕向羣衆開槍，有時發生兵變而與示威者團結一致。「當一支隊可怕的哥薩克兵得到攻打及衝散遊行隊的命令時，他們只騎着馬從遊行隊中穿過去，當遊行隊伍正在分開到街兩旁的時候」——一個目睹當時情景的人說：「軍官的命令發出了，我們帶着緊張的心情與驚駭的目光，沒有逃脫的希望了，軍官們當前衝向遊行隊，騎着馬強衝過去，他們的眼睛充滿着血，在他們後面我們看見哥薩克兵沿路前進……但是，該多高興，哥薩克兵在軍官們衝開的道路上緩緩而行，有些在笑，有些在對工人們擠眼睛，接着是成千的喉嚨喊着歡迎哥薩克人。」他又說：「後來，如何當哥薩克兵得到命令去阻當企圖渡河過橋走向城中心去的羣衆時，示威者都開始無阻地在馬足之間鑽過去，跳到橋下，在冰上跑過去，直到橋兩旁的冰都變黑了，人同螞蟻似的在上面

跑。」

在三月十一日下院主席打電報給沙皇（他那時不在首都）「情勢吃緊，政府已無能爲力，給養與燃料都無法維持，普遍的不滿在高漲之中，暴動槍殺沿途發生，同團中之兵士相時殺。必需使能孚衆望的人出來重組政府。」第二天他又再拍電報：「情勢更加惡劣」。沙皇知道他沒有軍隊可賴以鎮壓革命運動，遂決定退位。下院裏主要反對黨的領袖宣稱組織臨時政府以拉佛夫王子（Prince Lvov）爲內閣總理代替以前沙皇政府之各部，各省省長被免職而以以前省自治會主席代替行職。

一件奇異的事產生了，開始在一九〇五年，在那些革命的日子裏各地產生了一種團體名叫蘇維埃（Soviets），俄文蘇維埃就是會議的意思，有許多工廠及其他事業機關派代表到這些地方會議來，同樣的在軍隊中也興起了委員會——兵士的委員會或會議。在農村，鄉村蘇維埃也被組織起來。在沙皇退位後一個月，聖彼得堡的蘇維埃，邀請別處的蘇維埃派代表到蘇維埃全國大會去。這些團體即刻成爲民衆運動的有機中心，這民衆運動在三月的初旬即打倒了沙皇。不久其中有些代表成了新臨時政府的閣員。

從此，在尼發河上冬宮中的臨時政府旁豎立起了蘇維埃，他的司令部是在不遠的斯默尼學院（Smolny Institute）（從前是貴族女子高等學校）裏。蘇維埃是一種工人的國會，但不像普通的國會，是由工廠及團體選派代表組織的。這些代表並將國會情形回報各團體，這就成了所

謂「二重政權」：兩個平行的團體，政府合理地管理政權，而蘇維埃則逐漸地增加實際的權限。這種情勢自難永遠存在，以後將如何進展呢？

第四章 列寧和蘇維埃的掌權

正在這時，列寧（以前流亡在國外）回到了俄羅斯。列寧於一八七〇年生於伏爾加河上森比爾斯克（Simbirsk）城，父親是附近一個學校的物理教師，後來做了政府督學——母親是一個鄉村醫生的女兒。當他在喀山大學（University of Kazan）讀書的第一學期，因為參加學生政治會議，被警察勒令停學。六年之後（一八九三年），他跑到聖彼得堡京城去，在大學裏得到法律學位，使他成了一個律師。但是他在從事職業的數年裏主要的工作，都是幫助或組織當時已存在的小的秘密社會主義團體，使它逐漸完成一個統一而有訓練的政黨，後來即成為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特別的，他很熱心於實行革命工作，以及致力於首都工人的政治教育，因為這種活動，他和他的妻子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數年後，他逃到西歐，一度居住在倫敦，在那裏，他所編輯的報紙出版了（叫做 Iskra——即火化報——在國外印刷後，偷偷的運進俄國，秘密地在沙皇警吏的鼻端下散佈各處）。一九〇五年革命發動時，列寧跑回俄國，但在革命平定時，他只得又出奔。這時，由於主要政見的分歧，使列寧在社會民主黨中成立了他自己的團體，並且有一種報紙。這團體即所謂布爾希維克（Bolsheviks）；俄語，意多數黨，因為在一九〇三年舊社會民主黨的全體大會中分裂出的，它的對手即孟希維克（Mensheviks）。

（意少數黨）。數年之後，布爾希維克即形成了一個明確的黨派，在一九一七年後，更名為共產黨。

一九一七年春，列寧的政黨仍還不會控制各蘇維埃的大多數。參與五月裏成立的臨時政府（第一個混合政府）的蘇維埃領袖，是出於孟希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此黨是由農民支持的）中的人。社會革命黨中的克倫斯基（Kerensky）在五月裏出任軍政部長，七月繼任臨時政府總揆。這時列寧所努力鼓吹的政略：即是革命必須完成，首先採取土地國有，並且將大地產分散給農民。這是他認為給擁有土地的貴族社會的權勢和地位一個打擊的必要措置。其次，他主張政府的權力必須轉移到蘇維埃手中，因為他看出蘇維埃是實行工農大眾意見的最民主的工具。他認為政權轉移到蘇維埃手中，可以保證不會發生反動（像歷史上其他革命所發生的），並且革命最後必向社會主義的路上邁進。但是他並不主張立刻革除資本主義（資本家私營工業），將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因為他希望現在蘇維埃對於工商業管理必須有足够的練習。那時，他更希望政權可以和平地轉到蘇維埃手中——組織一個由全蘇維埃大會指揮並對全蘇維埃大會負責的政府。

同時，在鄉村裏時常發生紛擾，農民把東西奪為己有，並且侵犯或掠奪地產。政府曾允許「土地改革」，但從來不會做什麼事可以滿足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空設了研究這個問題的土地委員會（Land Commission）。人民對於戰事的不滿依然在增長，尤其在七月前線的攻勢失

敗，以及八月裏波羅的海里加港（Rahe Port of Riga）撤退的時候。秋天，經濟的情況，尤其是糧食的狀況更加惡化了，大商人中有勢力的人和軍官們主張蘇維埃必須取消，纔可以平定不滿與恢復紀律，他們特別不滿軍隊中的兵士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彼得格勒（Petrograd）即聖彼得堡）蘇維埃在三月十四日頒布的第一道命令中所指導普遍成立的，當里加陷入德軍手中，將軍們歸罪於兵士的不守紀律，和蘇維埃紊亂的影響。八月底，科尼洛夫將軍（Kornilov）當時新任的陸軍大元帥（大元帥）召集各軍隊預備進軍至首都，建立一個軍事獨裁的政體，而以自己為總揆，最後通牒送到克倫斯基那裏，令他授權給科尼洛夫，並以副總揆之職為酬。蘇維埃與工會立刻組織了工人團體（後來稱為紅警衛軍（Red Guard））來保衛首都，並向開到首都的兵團呼籲不要出賣革命，鐵路員工不開火車，將軍手下的許多軍隊拒絕服務命令，於是這次叛變不久就告平息了。

那時列寧正匿居在芬蘭的邊界上，祕密地住在沼澤中一個農舍裏，他的同志在當普拉烏達（Pravda）即真理報，為布爾希維克的報紙（報紙）被封，列寧有被捕危機的數星期前，勸他離開了首都，但是他與外界的事態和黨中的活動，仍保有密切的聯繫。科尼洛夫反革命的企圖失敗以後，他清晰地知道蘇維埃必定要掌握政權，否則蘇維埃將被壓倒，而一個半軍事獨裁的政體將要建立起來，那麼，科尼洛夫將軍，事業家所信任的那些「幹才」將出頭當政了。列寧這時堅持不再有妥協的餘地，蘇維埃政府將起而代替臨時政府。起先他建議由蘇維埃中的兩個擁有羣

衆的黨（孟希維克與克倫斯基黨）——社會革命黨——來完成此事，但當這些黨派都反對這些建議時，列寧知道，必需要武力傾覆現存的政府，建立起蘇維埃政府——這政府需由布爾希維克來組織。

同時布爾希維克的勢力在蘇維埃中生長着，有些地方軍隊中也受到了影響，尤其是在首都以外的克朗斯塔得（Kronstadt）軍港中的波羅的海艦隊上的水手。在科尼洛夫「暴動」瓦解的次日，布爾希維克就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佔了大多數，首次管理了它的執行委員會，一星期以後莫斯科及克朗斯塔得的蘇維埃中發生了同一的事，在其他省會裏，包括很遠的塔什干城，各蘇維埃都前往取得政權。彼得格勒蘇維埃在新布爾希維克領導之下，進而建立了一個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組織起一個奪取政權的武力機構。紅警衛軍被訓練且武裝起來了，派代表到各軍團去徵募他們的支柱，並且起草了與克朗斯塔得海軍委員會合作的計劃。十二月七日深夜兩點鐘，紅警衛軍各支隊悄悄地佔領了首都各樞紐：如車站、電報局、尼發河橋和電力站。冬宮裏，克倫斯基政府正在開會，被包圍了，巡洋艦阿羅那（Aurora）從克朗斯塔得開到了河上，一致將槍口對準了冬宮。而對着當前的情勢，克倫斯基逃走了。那晚上，紅警衛軍佔領冬宮，臨時政府投降，而列寧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即起而代之，並宣稱它將成爲俄羅斯的最高政府。

這就是一九一七年蘇維埃的十一月革命，它是追踵着同年三月間傾覆沙皇政府的革命而來

的，政權是由武力鬭爭得來，在首都經過情形比較和平，莫斯科及其他一二個省會裏卻由流血換來，但都在幾天之內就結束戰爭了。新政府首先實施的許多事中的一件，就是頒佈土地國有的法令，並且給鄉村蘇維埃的土地委員會權力去壟斷分發地主的家產給農民的事宜。同時向各參戰國政府呼籲請求暫時休戰，開始一個「公正民主的和平」（基於不割地、不賠款的原則）的談判，並且頒佈了一個給各被選舉的工廠委員會管理各工廠行政權力的命令。數星期後，銀行、鐵路、及最大的工業企業，收歸國有了，但是在這階段，私營商業還不曾全盤收歸國有的。

第五章 一九一七年後

一九一七年底國內的經濟生活幾乎處於崩潰的狀態，顯然和平對於這國家是一個急切的需要。一般的人民對於戰爭的目的已經不存有信念，有時兵士們「用腳來擁護和平」（如列寧所說的），就是成羣結隊的離開前線，潮湧地回家園去。在企圖請求協約政府共同聯合開和平談判的計劃失敗之後，新政府即在布勒斯特里多弗斯克（Brest-Litovsk）——波蘭城市，那時是德軍前線——與德國進行和平會議。同時在德軍中散發着千百萬的傳單，喚起工人們和士兵在國內顛覆政府，重新建立一個贊同「不割地不賠款」的真正和平的政府。但是德國人堅執地要併吞俄國廣大的領土，里加與波羅的海沿岸各省也在內，並且他們的軍隊進而深入俄土，威脅着首都，雖然在納爾瓦（Narva）及布斯卡夫（Bzów）外圍曾有剛勇的抗德戰績，但俄軍已無力作有效的抵抗了。三月三日蘇維埃政府不得不低頭於強權，而接受布勒斯特里多弗斯克和議的德方條約——一個放在德軍刺刀上的和約。

這新誕生的蘇維埃政府得到了幾個月「喘息的餘地」去立穩腳步，開始重建被戰爭破壞耗盡的工業及經濟生活，但是喘息的時間並不長，新政府在內在外都有許多仇敵，國內有舊沙皇時代的將軍及軍官，他們想恢復以前的政體；被奪去土地的地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銀行

家、大商賈、舊制度裏的政客，都忙在蘇維埃力量仍是很弱的邊界地方，集合起兵力。譬如，科尼洛夫將軍在高加索境內組織了一隊志願軍（主要由哥薩克人集合而成）。這許多不同的軍隊即所謂白軍，他們接受外國政府的援助——金錢、給養、軍事顧問甚至軍隊——來幫助他們傾覆蘇維埃政府。

嚴重的戰爭在一九一八年初夏爆發了，這是延長了兩年多的內戰的開始，英國軍隊在北方阿康哲爾（Archangel）登陸，傾覆了地方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白俄政府。倫敦、巴黎的政府都給旦尼金將軍（Denikin）援助，他是繼科尼洛夫指揮着南方的白軍的。德軍佔領了烏克蘭，並且給另一個白將軍克拉斯諾夫（Krasnov）援助，在西伯利亞，有美國、日本的軍隊，他們支持着一個海軍上將科爾恰夫（Kolchav）指揮下的政府。

在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以急促中組織成的紅軍，不得不同時在各個戰線上作保衛戰，有些時期戰事異常吃緊，譬如在白軍幾乎迫近彼得格勒的門戶，和一組白軍攻佔了伏爾加河上古大學城的喀山時候，另外一次，白軍自南方威脅着槍礮製造地的都拉城（Tula），距莫斯科城只有一百哩的路程了。突然一間重要的轉機隨着史達林的名字而來，他指揮着伏爾加河上一隻礮艇，克復了喀山；他又組織了察利清（Tsarisyn）的保衛隊（現今這城因他的緣故而成爲名城史達林格勒）。據說他把河上可以使紅軍撤退到其他口岸的船都遣走，於是紅軍除了打擊白軍，勇往直前攻入白軍核心之外，就沒有其他轉機的可能了。

無論怎樣，白軍接受着國外的援助，但是，終於一次復一次地，打了敗仗。最後，在一九二〇年，攻陷基輔（Kiev）的波蘭軍隊被紅軍擊退，十月即與波蘭簽訂了休戰和約，十一月，紅軍佔領了蘭吉爾將軍（Wrangel）所指揮的白軍最後的南方堡壘克里米。內戰至是始真正結束了，雖然還得繼續掃蕩白軍的餘力，土耳其斯坦與蒙古邊界的盜匪，並且日本直到兩年後，一九二二年的八月裏，纔離開了太平洋的海參崴。

國內的經濟生活因跟踵一九一四——一七年疲憊的大戰而來的內戰益加紊亂了。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及初夏多事的壓力下，蘇維埃政府已將所有的工廠，甚至很小的，都收歸國營；並且在必要的地方用強制的方法購買農人多餘的糧食（強制徵發）來供給軍隊和城市。因此，政府在戰後第一件艱巨的工作，就是重建國內的經濟生活——使機輪重新轉動，製造國家所急切需要的物品，鼓勵鄉村農民的生產與戰前等量。農民准許自由買賣，自由地將農產品賣到市場上，無論是賣給商人或政府團體。少數的工廠租給外國公司，小的工廠租給工人合作團體。這就是所謂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或簡稱 N. E. P.。

恢復重建的工作經過了幾年的艱辛奮鬥。在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間，因內戰及大戰的毀損幾乎完全恢復了。田地又在常態之下耕耘，收穫又和平時一般豐盛。毀壞的鐵路橋梁恢復了，損傷破舊的火車頭修復了，工廠的產量又和以前一般，商店的架子上又豐滿地陳列着商品，主婦們再也不必爲了麵包、菜蔬、鮮肉去排隊了。

但是國家仍是貧困與落後，過份微弱的工業，與過份原始的耕種方法，只能使人民保持極低的生活水準。有許多東西它的工廠是不能製造的，即使能製造出來的一些，和比英國多三四倍的全國人民需要來比，數目上亦是微乎其微的。譬如：工廠的皮靴，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在五年半的時間平均才能分配到一雙新鞋。假使你再以全國一年內生產的棉織品量，用全國人口相除，結果只能及到英美的四分之一強。所謂的重工業——生產鋼鐵機械等——在蘇聯亦是特別地微弱。鼓風爐生產的鐵量，以每個人來說只及英國的八分之一，電力站所生之電量，亦只約略相當於英國的十二分之一，結果在較大城市的外緣，亦很少有電力的地方，在鄉村農民的木舍裏，漫漫冬夜中，惟一光明的工具，就是藉靠着黯淡多烟的油燈。

極明顯的，克服國家貧困和落後的惟一方法，就是建造更多的工廠，從深邃陰寒的地下開挖更多的煤礦和金屬礦苗；加倍電力站的數目，供應電力給街市、家庭、辦公廳和工廠，使新工廠的機器推動不息；增建大量的皮革廠、紡織廠、織布廠等，使人民可從店舖裏購進更多的衣服和什物。但是建造大量的工廠和電力站，國家首先應有多量的鋼鐵，建築新式工廠的棟樑與支架；大量的水泥，完成鞏固的地基；各種不同的金屬，製造工廠的機器；更多的重工業工程公司，製造紡織造鞋的機器和新建電力站的電樞和水輪，可以滿載貨物駛行在蘇聯數千哩鐵路的上新式車頭，和航行內河與海洋的新式汽船。

在一九二〇年內戰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列寧就已召集了一批工程師起草全俄羅斯的大

電氣計劃，這是一個鉅大的工作，計劃在未來的十五年中，促成全國電力站的網狀化。其中第一就在內戰後混亂的局面下、人民疲憊、建築材料及設備絕端的缺乏下，建立起來了。許多人認為這是遠不能實行的計劃，並且列寧還被稱爲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但是這計劃終於克服了層層艱鉅的情形，而有力地推進了，終至成績遠遠超出了計劃的鵠的。事實上，十五年後，原定建立一百七十五萬基羅瓦特（Kilowatts）總電量的，一變而爲擁有近於四百五十萬基羅瓦特總電量的電力站。大的河像第聶伯河與伏爾加河上都築了水壩，提高足以推動水輪的水壓。在另一方面，電力站都盡量建築在隣近煤炭出產的地方，藉着燃料產生電力。在一九二八年，全國總發電量就已超出沙皇時代的二倍半。十年後，總發電量較一九一三年超出二十倍。

在一九二八年，全國又開始另一個野心的計劃，叫做第一屆五年計劃。這次計劃不僅包括電氣方面，還同時包括了整個的工業、運輸和農業。它的目的是：全國領土上廣設着電力站和各種新式的工廠；建造新鐵路與道路；開採新礦；開始以前國家從未有的汽車、飛機、橡皮等的製造工業。這個計劃尤其特別着重在「重工業」上：製造新式的鼓風爐和鍊鋼爐；豎立新式的工程工廠，鍊金屬、造機器，供給新立的工廠。總括地說：就是將所有可利用的勞力與建築材料全盤放在建立工廠的任務上，從國外輸入水輪、電力變壓器、科學儀器和機器工具，而不再是普通陳列在商店櫥架上供人民購買的貨品了。爲着償付這筆費用，俄羅斯工廠和農場的其他生產品（甚至有些食糧）都得輸出國外作爲付償，而不能計較事實上這些東西在國內是大量

地需要的。

隨着第一屆五年計劃後是第二屆的五年計劃。在一九三七年末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滿的時候，蘇聯的工業亦已非常地現代化並且發展得很快了，和一九一三年舊俄工業來比：煤、鋼、水泥多了四倍，石油、鐵、紙張多了三倍。十分新型的工業——像摩托車、曳引機、飛機、銅、鋁和人造橡皮——都已經開始了。譬如，十年前全國只能生產一千輛的摩托車，而現今的蘇聯工業每年可以生產二十萬輛不同式樣的摩托車，到一九三八年，蘇聯一躍而為全世界引機與機車的最大生產者。新的鐵道建築了起來，一些原有的舖了雙軌，其他另外一部分又採用了電氣化，假使沒有這次戰爭的爆發，預計在一九四二年底，電氣鐵道可增至二千哩長，差不多相當於從倫敦到愛丁堡旅程的六倍呢。新的城市亦都林立了起來——在以前，這些城市僅是很小的鄉村，或者甚至是空曠的原野呢！

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之後，又開始了第三屆的五年計劃，繼續完成前兩屆所開始的建設工作。這第三屆的計劃實行剛滿三年，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開始了攻擊，納粹人立刻開始轟炸和毀滅十二年來蘇維埃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以犧牲換來的許多新的城市、建築、工廠和電力站。

沒有現代化的耕種方法，工業亦不能發展和近代化，新的城市和工廠需要由地上產生出來更多的糧食與新原料，源源的流進來，但是從舊有小農的田地裏改進耕種方法，是不可能的，

至少亦不會很快的，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農田的面積太小並且他們的主人尤多扭泥於舊式的耕種方法。在一九二八年，有一半以上的播種方法還是靠着手做，三分之一以上的打刈方法仍用我們在聖經中所讀到的手棒。在這麼一塊八——十畝很小的田土上，密如蛛絲的田籬間，一個引擎機或是聯合收穫機是不容易應用的，祇有在包括數千英畝的大農場裏，機器可以很自由的在廣闊的田地上來回活動，尤其是，祇有大的農場才可供應城市人口大量過剩的食糧——這種過剩，是由於遠超出當地農民自己所需用而得的。

和這些經濟思想相連的還有另外的一點：即是惟有在鄉村裏小的私人的財產歸於集體所有及集體生產時，才可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化的國家（這是蘇維埃政府所早計劃而願促成的）。蘇聯政府明瞭欲促進耕種方法的一種有效又快的變動，莫過於誘導農民們互相集結起田地、耕犁，牛馬來組織大的集體農場，共同合力的去經營。因此在五年計劃裏就早定出了迅速發展集體農場的計劃。事實上，集體農場的成功對於計劃裏其他部分的成功供獻是很重要的。

這種改革無異於整個鄉村生活基礎上一次革命的變動，因此推進是不很順利的。許多農民拒絕參加，尤其是那些巨富的地主感到他們會受更大的損失，因為集體農場的場員是共同經營和共同分配因合力而得的收穫，而不是各人自耕自收的。但是在層層的艱辛中，政府的計劃最後終於成功了。幾年內，一大半部份的土地都組織成了集體農場，代替了舊的私人的小農場。

到第二屆五年計劃屆滿的時候，十分之九以上的農民都已經加入了集體農場。

但是，正因為農業得供應給城市和工業上大量的食物和食料（如果爲了完成計劃中的工業部分），那麼，假使新的集體農場制度卻實勝過於舊制，並且可以取得大量的收穫，工業方面就亦必算供應給鄉村裏成千的曳引機和收穫機。因此政府建造了許多新式曳引機的製造工廠（像伏爾加河畔史達林格勒城北的一個，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保衛史達林格勒英勇戰爭裏，發生了一場血戰的地方）。早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滿期時，就已有十五萬輛可利用的曳引機，足夠在這擁有近乎一個大洲的土地上耕種了。五年後，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成時，曳引機的數目更約增到了四十五萬輛。

第六章 蘇聯的經濟地理

我們在第一 chapter 裏談過了一些蘇聯的面積和人口、各種民族、氣候及經濟資源。蘇聯全國擁有近半個歐洲及三分之一的亞洲的領域，因此有着不同的氣候：從極北的寒帶至中亞細亞沙漠的亞熱帶。甚至在歐俄部分的氣候亦比在她西面的國家迥然不同的：夏日炎炎，冬日凜寒。在夏天，即使是在北方的白海沿岸和科拉半島的地方亦都很溫暖，阿康哲爾 (Archangel) 地方在七月裏的平均溫度接近華氏六十度，略略低過於倫敦而已。但在冬天，全國溫度平均都約在零度以下，江河都深深地冰凍了，渡越闊的大河得靠着雪車和冰橇了。在北方的地方，呼氣成冰，甚至白海的海水都會完全冰凍起來，阿康哲爾海港在冬天的幾月裏商業就得停頓，只有靠它北面氣候反而溫暖在冬季仍能開放的摩爾曼斯克港 (Murmansk)。中部俄羅斯的莫斯科城，全年有五個月的平均溫度在冰點以下，只有五月到八月份的氣候和倫敦一般溫暖（或略高於倫敦）。即使在南方，頓河和伏爾加河間的大草原上，在十一月至二月的天氣裏，地面上亦蓋着一層厚厚的雪毯。裏海濱的阿斯特拉罕城 (Astrakhan)，一月裏的平均溫度亦在華氏二十度下，而在北緯更北的倫敦卻是接近四十度的。

蘇聯歐俄部分大部分的土地是在中歐平原上的，這塊平原一直伸展到波蘭和德國，由波蘭

向東包括整個俄羅斯的中部，越過伏爾加河直至烏拉山麓。烏拉山是一個不毛的山支，由北至南，形成了歐俄與西伯利亞的天然分界。山區盛產礦產，像煤、鐵、鎳、鉻和銅等，並且在山麓之西和西南部又有油礦，政府當局正在努力地開發，想造成蘇聯的第二巴庫。大平原就在烏拉山麓宣告中斷，但是並非已完結的，它繼續從烏拉山東伸進西伯利亞，直達蜿蜒在蒙古北境的山脈：這支山脈是由中亞細亞羣山中分析走向西伯利亞的一支。

這塊大平原上縱橫着許多大河，這些大河都成了工商業上重要的水道。亞洲部份的河流都是北流或向東北流的，大多數發源與蘇聯和中國或蒙古交界處的山脈，然後穿流過森林地帶注入冰凍的大洋，其中位處最西面的，是鄂畢河（Ob R.），發源於阿爾泰山，由發源於天山的伊犁提什支流（Tetsch）匯合而成；其次是葉尼塞河（Yenisei R.），發源於蒙古邊境的山脈；勒那河（Lena R.），發源於貝加爾湖（Lake Baikal）附近，以中流金礦著稱。向東流入太平洋的，黑龍江長約一千英里，形成了蘇聯與滿洲的天然國境。東北角雅庫克和朱克契人居住的地方，有因提契爾卡河（Indigirka）、科利馬河（Kolyma R.）和阿納提爾河（Anadyr R.）。

歐洲部份最重要和最著的河流卻不是注入海洋而是流入內海的，這就是伏爾加河（Volga R.），發源於西北部，列寧格勒之南的凡爾台矮山羣（Valdai Hills），分流於莫斯科的東北和東部，最後經阿斯特拉罕城畔注入裏海。其他歐洲部分的河流可以依它南流或北流而加以區別，南面注入黑海的河流：有第尼斯忒河（Dniester R.），發源於喀爾巴阡山；有第聶伯河

(Dneiper R.)，發源於莫斯科的緊西端；有頓河(Don R.)和它的支流頓內次河(Donetz R.)。北流的河都是比較短的，而且整個的說來也是比較不著稱的；有伏爾科河(Volkhov R.)，俄內加河(Onega)，德維那河(Dvina)和培絳拉河(Pechora)。

蘇聯地方由北至南可以粗略地分成許多地帶。在極北部，從白海向東包括西伯利亞的北部，都是北極地方的凍凝地帶，叫做Tundra的，在那裏全年的任何季節裏都很少有生長的植物，土地永遠是冰凍的，深達數尺。只有冰河礁岩和薄薄的蘚苔和良好的杉柏，除了北極熊和不定期的游牧民族雷潑斯人(Lapps)外，鮮有其他生物的（至少在近期前）。惟一的旅行工具，在夏天靠着河流；其他的歲月靠着冰橇。更遠的南邊纔有馴鹿。近年來政府對於北極的農業已做了許多鼓勵的試驗——即是在這些凍凝的地區上播種着穀物，設立了許多北極站，進行着科學化的探險工作，為的是明瞭這塊直到今日還是荒漠被人忽略的地方的資源和地理。全國幾乎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是在以前稱為「農業境界線」之北的，到現在這條線已移到很遠的北邊了。開始有了礦業的雛型——開發煤和燐灰石。有了電力站和魚罐廠，數萬人口的城市，像伊加卡城(Igarka)（約二萬人）是位在北極圈內七十哩的地方的。在那裏，有特別準備好的土地，在只有二個多月短促的夏天裏生長着洋芋、白菜和蘿卜，小麥和大麥，和飼養牲畜的草料。在那塊播種的土地上，碎石是早經清除了，池沼都排清了，土壤的酸性也用化學品中和了，並且播種的是那些早熟的種型，日光的缺乏亦因北極地方晚上有如白日的陽光局部補救

了，並且在夏天的六個月內有一大塊地方，夕陽是永不西沈的。即使過去依靠鹿肉鮮魚生存不知播種植物的游牧的捕魚狩鹿民族，現在亦第一次學會了播種菜蔬和草料，並且以播種的草料來餵飼他們的牛類。

數年前一個英國的遊歷家對北極地方一個新興的城市——葉尼塞河口上的伊加卡城——有這樣的記載：『伊加卡的街道，或是說城中所有的一切吧，都是用木材建築的，並且事實上同光潤木樑的橋梁一般，終年大部分嵌在厚冰裏，直待在全年九十天不斷陽光的炎熱夏天裏冰凍化成池沼。汽車、貨車、卡車、水車和一種在車輪中用鈎裝載木料的小車，機械軌軌地沿着浮木樑路上駛着……地面下有五呎至八呎的深度是永遠凍結的。在第一次有人類居住的冬天裏——當巨大的磚爐裏熊熊地生着火，伊加卡居民取得溫暖的時候——古老的冰塊纔開始在地面上融解了。柱頭（在木屋裏）沈陷了，牆壁彎曲了。現在採取了一種不同的方法，房屋的基層較地面提高十吋左右，使空氣在地下可以自由地流通着。在伊加卡城大部分的房子都築成了瑞士式，但是公共建築、戲院和俱樂部、影戲院、救火站、稅關建築和市廳卻都是近代建築學上絕好的試驗成功品。』（參見 H. P. Smolka: *Forty Thousand against the Arctic* 一六八頁）。

這塊冰凍地帶的南邊逐漸接近了第二個地帶——厚密的森林，多數是松杉林和沼澤的地帶。由列寧格勒北行，經過卡利里亞，東向走入西伯利亞，穿越那些向北流入北冰洋的大河一

帶，都包括在內，寬度相當於從英格蘭的南部到蘇格蘭的山地，並且在某些地方的寬度更超出一千哩上。在那裏，伐木和製木業是主要的工業，鋸木機由一處移到他處，木材就隨着水流浮下了。冬天裏滿載在冰橇上順着雪軌運到最近的港口或車站。還有捕獵者，專爲獵取野獸的皮毛。在卡列里亞的森林裏，散佈着大量的湖泊，有運河把它們連成貫通的水道；譬如，史達林運河（Stalin Canal），貫通了俄內加湖（Lake Onega）與白海間的水運，並且溝通了波羅的海與白海的交通。本地帶富於礦產，特別是科拉半島（隔開拜倫海（Barents Sea）與白海者）；現在已經開採的礦物——有鎳、鐵、鎳土（鍊鋁原料）、銅和磷灰石（作爲農業肥料）和鐵苗。有了利用森林裏瀑布的水力造成的水力站，供應着本區裏鋸木廠、賽璐珞廠、紙廠和工礦事業需要的大量電力。

森林地帶以南是第三種的大平原帶。這是一片曠闊和略微起伏的原野，其中在西南的一部分，土地是非常肥沃的，本帶包括着著稱的黑土帶，滿地麥田，由烏克蘭伸展至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這類黑土在世界上任何沙漠地帶的邊緣上都可以找到；但是蘇聯卻佔有了最大的面積。它的原起是很有趣的，在大冰川時代，冰川流入平原上來，經過長期的年月裏產生了大量細緻多泥的岩片，或是叫做冰土。一日冰解氣候比較乾燥時，這羣物質就藉着風力散佈，造成了廣大的黃土地帶。這類黃土的成分很細，含着石灰質，全體的結構都是很軟滑與相似，絕對不同於由風力侵蝕而生的亞熱帶沙漠裏的粗砂。大平原的北部，亦即是接近森林地帶的地

方，雨量增加，菜蔬亦增加，並且造成了黑色含有腐敗有機物質的土壤，佔有黃土成分的百分之十，即成爲所稱的黑土。所以，黑土就是一種黃土，從古時的冰川形成，再藉着風力散布，並且包含百分之十的物化土而成的，而且是非凡的肥料。

經過大平原地帶再向東走，氣候益發比較乾燥，冬夏間溫度的差異亦益發的顯著了。並且在這地帶的東半部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曾因大旱釀成過歉收與飢荒的地方。當你穿過伏爾加河的下流，向裏海的北部和東北部走，在那裏，黑土地帶即進入了吉爾吉斯平原——有着很多的砂土（富於氮素），和裏海沿岸大的鹽池——極少生長物的半沙漠性的土地了（雖則近年來已在努力施肥和改進的嘗試中）。

最後，在極南部，是山脈盤綜的地帶，有肥沃的河谷，山麓下的窪地和沙地。圍繞着黑海岸，特別是在克里米半島上，鄉村和氣候都和法意南部或地中海北岸的各國很相類似的，並且因爲這個原因，黑海岸有時是被稱爲「俄羅斯的頸鏈」的。黑海裏海之間有高加索山，裏海之東鹹海之東南是一片沙地，沃河西爾達里埃（Sya Daria）和阿穆達里埃（Amu Daria）在此相會，西北流入內海——鹹海。沿着這些肥沃地方即是由這二條主要河谷所造成的肥沃地帶，有古老的城市像基發（Khiva）、布哈拉（Bokhara）、塔什干（Tashkent）和撒馬爾罕（Samarhand）：是充滿過古老碑墓和稗史的城市，亦是以往美麗而又繁榮的城市，以後傾圮而今日重又復生和現代化的城市。再向東至大河的發源處是帕米爾與天山山脈——分析而成印度

北境與穿越西藏境內的喜馬拉雅山脈，天山山脈東北有阿爾泰山，支脈伸入蒙古和蒙古北境，形成了蘇聯與蒙古的天然疆界。

上世紀裏，大多數國家的大工業中心都是建築在有煤可得的地方的，煤還是和磁石之於工業一般地重要，祇是在這電的世紀裏比較次要些而已。蘇聯最富的煤區在烏克蘭的頓內次河（Donetz R.）流域，叫做頓巴斯（Donbas）的，有時被指為「俄羅斯的南威爾士」。沙皇時代約有十分之九的煤來自此地，離此不遠又有大量高質鐵苗的礦藏。因此，這個地方在過去和現在，還是蘇聯全國工業的中心，特別是金屬工業的中心。

自然還有數處地方地下都埋藏着大量的煤藏和其他的礦屬，大部分都沒有好好的開發，並且有一些在十或十五年前還不會發現呢。其中最主要的當屬新發展的西伯利亞的古斯內斯克河流域（Kusnetsk Basin 或名 Kusbas），距烏拉山東一千餘哩。煤田的儲量據估計約有頓巴斯的六倍，並且是世界上富藏的一個。現今已不僅是產煤的區域，亦是蘇聯工業的重要中心了。新式的鼓風爐與鐵工廠、化工廠都先後在阿爾泰山與鄂畢河間的一羣城市中成立起來：諾佛西比爾斯克（Novosibirsk）、列寧斯克（Leninsk）、凱末路夫（Kemerovo）和史達林斯克（Stalinsk），在今日差不多有二百萬的住民。此外，估計與頓巴斯儲藏一般豐富，但在現在還不能得到的，是葉尼塞河北端的通古斯流域（Tungus Basin）。其他重要的煤田區，有喀薩克斯坦草原的卡拉加達（Karaganda），重要的新產銅區域孔拉特（Kounrad）的附近，遠東領土內黑龍江北的貝

加爾湖畔，伊爾庫斯克城（Irkutsk）的附近，勒那河產金地域東北的雅庫次克（Yakutsk），和烏拉山極北端培綽拉河的凍凝地帶。黑龍江流域發現了鐵礦（以及勒那河流域），近年來在太平洋沿岸的哈巴羅甫略（Khabarovsk）和考木索米兒斯克（Komsomolsk）城，亦多林立起了鋼鐵工廠。

俄國是一向以它的棉田和紡織工業著稱的，中亞細亞——以前是沙皇時代的土耳其斯坦省的各河流域都是棉花的主要產地，然後連至二千哩外的莫斯科城和伊凡諾夫城（Ivanov）有時稱爲「俄羅斯之曼徹斯特」裏的紡織廠中去紡織。但是在出產棉花最多的中亞細亞，水源卻是異常缺少，雨量十分稀少，種棉人得依賴着河裏的水和山坡的溶雪。以後在五年計劃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新式灌溉工程，由人造的水道引水入地，潤勻枯乾的沙地，開闢種棉的新地。結果，產量較以前增多了三倍，同時在棉田附近，塔什干、范加納（Fergana）、史達林納伯特（Stalinabad）和阿斯卡伯特（Askaniabad）城，新式和現代式的紡織工廠都建立起來了。

煤吸引着工業之發展，同樣人民亦因工業之發展而集中一處，因之有繁盛的工業中心亦就是大城市的存在地。舊俄時代，人口集中在西方，聖彼得堡（今之列寧格勒）——舊日的京城——和莫斯科（今日的京城），都是最大的城市。卡科夫（Khar'kov）、基輔（Kiev）、奧得薩（Odessa）、巴庫油城、頓河上之羅斯托夫（Rostov）、塔什干、土耳其斯坦的城市，都是數十萬住民的大城市。但是大多數的其他城市都是很小和中等的省市中心，很少有幾個大過於

倫敦和劍橋的。今日，大部分的居民仍是集中在歐洲的部分，特別是烏克蘭，居民尤爲稠密，在這次大戰前就占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莫斯科和列勒格拉城的面積都增加了一倍，此外尚有九個城市，居民在百萬與五十萬之間。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卻是近年來東方城市的激增，林立在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新工業中心。這種現象在戰時是特別重要的，使烏拉山和西伯利亞變成了蘇聯軍火生產的中心，並且促進了新的飛機、坦克、槍砲工廠的發展（其中有一些是由於閃擊組織的功績遷移到此的）來和西方戰區裏的舊式工廠相競。許多城市是完全新建的，興建了三、四、五層的建築物，這些地方在以前都只是小鄉村甚至還是空曠的原野呢。譬如，烏拉山畔的曼尼托戈斯克城（Magnitogorsk），居民已超出二十萬人，或如基爾吉斯草原上的卡拉加達城（Karaganda）。甚至今日英國護航艦隊下錨的摩爾曼斯克港（Murmansk），亦超出十萬的人口，而在十五年前還不到七千的。近幾年來，有一百多個新城市建立起來了，每一個可以容納十萬以上的人口。但是所有的新城市並不都是巨大或工業的城市，有許多是在農村地方的中心，因爲這就是政府當局打破城市和鄉村間區別的部分政策——儘可能地分佈工業到鄉村去（至少是輕工業），使新的集體農場的鄉村裏亦可得到一些城市生活的安樂。

近幾年來，最足以動人聽聞與感到興趣的探險工作，莫過於蘇聯飛行員飛行北極和北方冰海上的航行，開闢一條新的西北通道，由大西洋渡過白海、卡拉海（Kara Sea），經過白令海峽到太平洋的事蹟了。一九三九年，蘇聯飛行員契卡洛夫（Chkalov）創出了驚聞的不停飛行

——由莫斯科經過北極到舊金山。一個月後，米契爾·格洛莫夫 (Michael Gromov) 接續契卡洛夫飛行，打破了以前的紀錄。蘇聯人民立刻開始注意到了如何開闢一條經過北極間蘇美最短路線的一條定期客運航線。即在契卡洛夫和格洛莫夫飛行後的同年裏，由珀珀寧 (Paparin) 領導下的四人科學探險隊坐着飛機到北極去，由魯道夫地 (Rudolf Land) 出發探險，這是夫朗茲約塞夫地 (Franz Josef Land) 最北部的半島距離北極六百哩，在八年前那裏第一次設立了北極站，這四位隊員又一次在這裏支開了帳篷，安裝好了科學器具，由五月至翌年的二月不斷的作着測深和科學觀察，並且用無線電和外界保持着聯絡，同時他們站立的冰塊亦漸漸向南飄向格林蘭 (Greenland) 的方向去。

在這次探險的五年前，由鄂圖斯米特教授 (Otto Schmidt) 率領下的探險隊坐着碎冰船西比里雅科夫號 (Sibirskov)，在六十天內完成了由白海至白令海峽的西北通道。這是第一次不會渡過整個冰雪冬天的航程。次年，斯米特教授重又乘着一艘鋼鐵製造的尋常貨輪叫做契里斯金號 (Chelyuskin) 的去探險，在八月裏離開了摩爾曼斯克港，他首先的任務在援救蘭格爾島 (Wrangel Island) 外緣北極洋上的科學基地上的人員，九月中旬，由契里斯金號上有一隻飛機飛向蘭格爾島去，帶着無線電報務員和食物，帶回了需要救助的科學探險隊員。由摩爾曼斯克駛行後四十天內，契里斯金號即離太平洋祇有二百哩遙，但是那裏冰的壓力極大，使契里斯金號整在冰中困住了一個月，最後，在十一月初終於達到了白令海峽，離着大海只有二三哩。

了。但突然在目的地在望的時候，契里斯金號遭遇了不幸，太平洋中一陣暴風沖走了冰塊，連同着契里斯金號，向北回去了。翌年二月裏，冰的壓力愈變愈大，船隻有破碎的危險。一百〇一個的探險隊員（包括十個女人和兩個兒童和他們的貯藏物）不得不拋棄船隻，搬上冰去。二個月後，飛機和碎冰船克拉新號（Krasin）從冰上把他們救了起來，沒有喪失一條性命，現代最驚人的一件探險就此地結束了。

這條西北通道還需對它的地理多加研究和克服遇到的艱難，才可使裝載大量貨品的尋常船隻在夏天可以航行，這還仍是未來的計劃。但是現今在兩洋間的北極航路上亦已設立了三十六站，約有五百個的職員。有了連鎖的空軍基地，保持着北部島嶼與北極站間的交通。在夏天，碎冰船仍保持着經過卡拉海抵葉尼塞河、鄂畢河和倍綽拉河口的航路；同時在另一端，船隻從海參崴港經過白令海峽直達勒那河和因提契爾卡河口，滿載着木材、皮毛和礦物而歸，這些東西是除了順河運到北冰洋上是沒有其他出路的。

第七章 經濟制度

蘇聯的經濟制度和其他各國是截然不同的，它所有的各部工業全歸國有並且由國家全盤經營。工廠、土地、鐵路都是全社會的財產（像英國的鐵路和公路），而不是可以屬於某個私人或公司所有的。但事實上國家有時卻亦租賃出小的工廠給工人的合作團體，或分割一些土地給農民，假使他們能在不違反國家所頒有關耕種的法令下好好地耕種着那塊土地。關於這一點，我們留到後面再談它。但是，所有的主要工業和大工廠、銀行、鐵道、船隻、航線、造船廠、倉庫等都是在國家的掌握中的，並且由特定的國家團體任命一些薪給的經理來管理，後者的一切行動必須向所任命的團體完全負責。這類國家團體尋常是委員會（部）中的一個，負有專管某部工業的使命，部長必須是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這個人民委員會相當於英國的內閣。

因為私人不能私有資本（譬如，工業、銀行、鐵道的股票）或土地，人民就不能由私有財產裏取得收入，人民不能從盈利、利息或租金的方式中（除了因儲蓄或是由政府儲蓄公債而得的利息）求取收入，因此在蘇聯，這一階級的人民就不再存在了。惟一可以賺取金錢的方法，即是從事於某項工作而得的償報，像服務於辦公廳、工廠或農場上。在城市裏，每個有收入的人民，幾乎全是出於工資或薪給的方式中的——像一個工廠中的工人，辦公廳的書記、教師、科

學家，優伶或是著作家（雖則著作家是可按照一本書的頁數而計償其版稅，藝術家可以自由出售他們的作品）。戰事爆發的時候，國家所雇用的工人和公務員的總數約達三千萬人。

但是也有一部分工人是在自營的小的「生產合作社」（俄名 *артель*）按其性質即凡生產工具須一律集體化，而每戶所須之消費物均仍歸私有，此即蘇聯現今普遍實行之阿特爾式集體工場。（裏工作的。譬如，許多手工業是如此推進的，像修鞋業，手工製鞋業，運動用具、雕刻和木器業、伐木業、製衣業、陶瓷業等。這類合作組織都是應大眾需要藝術物品（有時藝術家或雕刻家就自動合夥組成這一類性質的團體）或不適於在大工廠中用大量生產方法所產生的特殊物品之下發展起來的。我們可以舉漁民們合作團體的一個例子，這類團體在蘇聯沿岸、河沼、湖泊旁總數超過了一千，他們有自己的船隻和漁網，各別地方的組織，總社設在莫斯科城，負有連繫、輔助購買新式漁具和代售各社收穫的任務。這些爲自己工作的小合作團體同時和較大的國有的深海捕魚艦隊相並而立，有自己的碼頭、冰凍設備、冰廠、製桶廠、和處置劣魚的工廠。此外，連極北部的狩獵者和捕獸者亦都仿倣着漁民與城市裏的手工業者組織起同樣的合作團體了。

有時這些合作工人是用各別的工具在自己的家中工作的，僅由他們所屬的合作社裏取得物資和出售他們的生產，但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他們協心合力在集營的廠裏工作，分取他們集體生產產品所售得的進款，他們所得的這筆金錢，嚴格地說，並不是工資而是一種合作社的分

利。他們是一羣合作工人分取他們自己工作所得的報酬，但因為這種分利尋常是按着各人工作的比例而定，因之在性質上就像工人所得的工資一般了。現今全國約有這類性質的合作社二萬所，二三百萬的工人分屬其中。

現今大部分農業亦都根據着相似的合作原理組織起來了，即所謂的「集體農場」，並且農民大眾們亦都像我們所談到的合作手工藝人底生活着——即是分取因共同勞力而得之收益。分配收益完全根據各人對農場工作的「工作日」的多寡而定，有負任的和技巧的工作比無需精細的工作可以多得「工作日」。分派的物品一部份是農場生產的實物——若干穀物、牛乳、菜蔬或肉類；一部份是由局部收穫品所售得的款項。回顧一九二〇年時，大部份的耕作，仍是全由自農操作的，各家耕種所有的小塊農田和出售生產品。以後在蘇維埃掌政的十年內，集體農場產生了，但是數目相當地少的。直到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集體農場才大量地增加了，自農都各自將土地、牲畜和工具匯在一起，組織合作團體，共同所有和共同勞作。到現今私人的農場是例外的了，這些舊式的自農雖還仍舊存在着，但是數目比較上是很少，並且他們的農場亦只超出全國可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一而已。

集體農場是不能任意作爲的，須在特定的法令之下註冊（如英國的聯誼社與大學皆須受法令的管制）。但是在這些範圍之內，他們經由選出的農場管理委員會和場員間時會議的商定處理事務，每年它須繳納定量的農產品給政府收買的機關，由政府出價收買，但價格是較市價

很低的。（從意義上言，即是代替了租金與賦稅的完納，並且由於現今完納的產品都經政府事先指定，亦可以藉此控制農場生長的穀種）。這部份繳納品是來供應城市和工廠用的，農場除了完納這筆定量的農產品外，超出的部分即可自由地出售。譬如，農場可以一部分直接分派場員，像家庭中的食物，或將一部分在鄰近的城市市場中出售，甚至爲着這種目的可以自己成立貨攤或商店。因此，假使一個農場的工作成績優良，得到豐收，它就可以任意處置這些貨品，並且同時在金錢和農產品上，場員間可以分到很大的利益。

但是集體農民並不整日地在集體農場土地上工作的。各場員有權分割到一塊小的「園地」，或由他自有地裏分到一塊大的，二畝左右的土地，並且有一部分耕種的時間。這塊小地是大半爲着家庭裏需要耕種菜蔬花木的，各場員並可有乳牛一頭、豬一隻和小鷄等，並且可以自由出售他的所得。在這些集體農場的村落裏，各家都有自己的房屋、花園和房屋四週一小塊的園地，集體農場本身則不僅包括總辦公廳和穀倉，並且還有幼稚園、兒童學校、俱樂部或影戲院和場員間學術會、討論會、音樂會、歌舞會等的社交活動。在播種和收割的季節，農場可由機器曳引站(Machine Tractor Stations)租賃機器操作，這是國家曳引機庫的一種，各地皆有一站，出賃曳引機和其他機器給周圍的農場，並可代爲服務，而收還一部份穀類作物的報酬。

除去集體農場之外，尚有許多國營農場，普通的面積都是大過於集體農場的，經理由專員該等農場的政府機關任命，工作者亦像工廠裏的工人一般都有工資。國營農場尋常都較其他農

場不同，負有更多的特別的耕種任務：譬如，有許多國營牲畜農場、棉花、甜菜糖或乳酪農場。在黑海沿岸山坡上肥沃的平地上，有國營的釀酒農場，其中一個，包括以前沙皇時代的葡萄園，繼續生產像法國和萊茵河流域所產的醇美甜酒和香檳，現今卻不再供給沙皇宮庭宴會用了，而用在工廠裏、集體農場、工會、和蘇維埃的紀念席上了。在革命的初期，大地產是分給農民們的，但那些在新式方法下耕種的大田地不再分與農民，而劃成國營農場。其中大多數的，至今已成了模範或實驗農場，它們的任務即是給其他的農場示範和介紹近代化的耕種方法，但是他們的數目，和在整個鄉村間的重要性，在現在還是不能和集體農場相比擬的，它約佔全國耕地面積的八分之一，有三四百萬的雇員。

第八章 計劃和實施法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蘇聯國營農業和工業是如何管理的？如何來決定某廠生產的數量？建築若干所的新式工廠和應建築的地點？在其他的國家裏，各商業公司可以任意經營事業（祇要不超出法令的範圍），並且各公司都在所有主求盈利的期望下而推進的。但在蘇聯，一切是迥乎不同的。工業受着一個經濟計劃的管制，爲着國家而經營着，工廠或工業界的經理是由國家任命來實行這計劃的，隨時可因不盡職守遭遇免職的處分。他們的責任即在使用最低量的原料、工作時間、工人精力和機器使用的情形下，求取盡量的生產，獲得最高的效率。這是一個碩大的生產計劃，或是說許多小計劃的組合，規定出一年內應完成的各部工業、工廠或國營農場；各部工業應分得原料的數量（依工業性質而定，像棉花或皮革或鋼鐵），這些數量是經估定在該種情形下完成計劃生產所必需的；此外，它又定出應建何種新工廠和分派何種機器給原有的工廠，使它逐漸擴展和近代化。當一個工廠，或是一組工廠，完成了計劃上的生產量後，不論它的生產品是皮靴、傢俱、汽車或電輪，不得自由選定價格出售。規格已早經政府規定，即連商店中供人民購買的完成品亦無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化底計劃經濟制度：一切均受着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的管理。

籌擬這個計劃的機關叫做國家設計委員會 (State Planning Committee)、或簡稱之 Gosplan。這是顧問政府計劃事件的經濟學家與工程師所共同組成的大機構，各共和國、各地方、各部工業和各業的工廠裏都設有分會。當計劃最後由總會擬定之後，即呈繳最高政府機關——人民委員會會議中去考核，以後一經採定，就成了工業上主腦人必當遵守和全力實行的計劃。但這個計劃並不是靜坐在莫斯科城高樓裏的少數專家所憑空臆斷出來，以後印成命令，通令全國人民實行的。計劃擬定之先，曾經過有關各人的熱烈討論，各部工業並得提供各自草擬的計劃，這些議草先在各部工業包括各業的工廠中加以討論，展開於工廠中工人特別生產會議席上，解釋計劃的目的，隨後即可提出批判、建議和修正原草。在這種方法下產生出的計劃，都是深深地基於真實事實和可能性的，並且每個工人都能感覺到這亦是他個人所創造的計劃——是他個人的，而不是其他人舉手通過的。這些不同的計劃隨同它的修正和評擊送交 Gosplan 由其併集各項計劃，作綜合比較的研究，求互相適合的條件。譬如，各項建築工廠新屋和電力站的計劃，是否與可利用的磚、水泥和鋼鐵的供應互相配合，各紡織廠中的紡織計劃和中亞細亞與高加索棉田所能期望收穫的數量是否相互配合等情形。經過這樣慎密的計算，將最後議定的計劃送呈政府核定。

我們所談過蘇聯的幾屆五年計劃，就在這種方法下產生的。計劃裏列出在五年內工業和農業的普通工作大綱，在各屆五年計劃內，更有細密詳盡的每年計劃，並且時常還有各季的計

劃，這些短期的計劃作爲長期計劃的先鋒，並且可以鑒於上載或上季所發生的事實而加修正，使能迎合季節的需要，因爲收穫的情況和其他的影響往往是不能夠預先猜測或適應於未來悠長的年月的。

五年計劃究竟包括些什麼？我們可以引下面第二屆五年計劃的實例來看。該計劃規定在一九三七年底首應完成下列的事項：建築數條新鐵路，總長約達七千哩；就原有鐵道之大部實行電氣化；完成十五所新的巨大的電力站，使全國的發電量超出一倍；增加摩托車輪八倍，數達五十萬輛；四倍的農場曳引車。建築二十一所新皮革廠，每年生產一萬萬雙新鞋；十二所大的毛織廠；十二所大的絲織廠；十五所大的棉織廠和十八所織造廠。四十五座鼓風爐，一百六十四座西門子鍊鋼爐和一百〇七座展鐵廠。增開一百七十八座煤礦，利用機器改善起挖工作，使十分之九的煤塊開挖是由機器完成的，規定一九三七年的生產總額應二倍半於一九三二年的數字。

自然，實際實現出的工作是不能盡如理想的，環境可能發生變化，錯失和不能先見的困難亦會發生的，第二屆五年計劃已較第一屆進步多了——完成了已定的目標。但在幾屆計劃中令人驚奇的卻是他們預定野心的工作完成的程度，並且工作時的英勇精神更遠較錯失和失敗生動呢。

在計劃生產的事項時，設計委員會亦同時計劃好如何來雇用人民。預先決定好在未來建築

電力站和鐵道需用若干工人，若干工人應從事於生產，早早的使商店可以有物品供應人民購買。五年計劃的主要特色之一即是在進行大建築計劃時解決了大量工人的職業，雖則是製造衣、鞋、木具和罐頭食物工人的增加數目是比較略微遲緩的。計劃中的一部分包括訓練高級技術人員和技工，使新建的工廠可以充滿這批健完的分子。譬如，第二屆五年計劃中即包括訓練五百萬的技工。此外還注意到工作進行場所附近有無房屋、商店和俱樂部的設立。但是以上各點並不就是說人民是被「計劃」好的，並且像平時軍隊中士兵們一般地聽動調節的。在戰時，自然啦，在所有的國家中，一切亦都和平時不同的，爲着勝利就得接受各項的命令。但在平時，蘇聯工人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和調換工作（除去某些特例之外）。十餘年來事浮於人了，自從第一屆五年計劃新建建築工程上雇用數百萬的額外工人後，立刻失業的問題就不再存在了。

各部工業或各工廠的主腦對於其廠中所發生的一切應負全責，當他頒布一條命令後，並須督責實行及考察工人是否服從該項命令。同時，工會亦可左右經理的任命權，雖則工會無權直接任命經理，但在任命前須經過他們所商同的。工人可以在工會中抨擊某經理，並且假使他們能夠證明該經理確屬失職時，得獲得其去留權。工會會員皆有某項特權，雖則十分之九以上的工人都已入會，但入會是絕對志願的。政府議定計劃的機關和工會共同定出工資的標準，由各業工會和各業及各廠的管理委員會簽訂合同，規定工資的支付法和有關工廠經營的某些事項。各廠中由工會會員選舉工廠委員會，負有視察工作情況和工作的一般計劃的權利與義務，並負

有創辦工廠託兒所和幼稚園，俱樂部 and 商店等的任務，這些組織在現今大多數的大廠都已有的。一九三三年起，工會又經辦社會保險事業，這筆支付相當龐大，可以使工人多得一層社會保障，這在工人生活上是極端重要的，這筆支付包括因疾病或意外災害的工人，因意外和疾病不能工作的半資或全資的工人，六十歲以上工人的養老金，和津貼死亡者家庭中的倚賴人。各廠推選「保險委員會」管理本項支付事項，款項是由全體工業界和政府捐助的。此外，各工人及其家屬可享受免費醫療疾病的權利，和每年兩個月全薪的假期。工會本身亦為會員建有靜息所和療養院。

所以蘇聯的工會和工廠委員會與其他各國的工會一樣，大部分的工作是照顧着工人的狀況的。但這祇是一半的責任，他們尚須改進工廠的經營法，和養成工人間對於工作和工廠的責任感——一種自有主和負責的觀念；準時而到，小心地照顧着機器，盡可能地努力工作尋求增進，這次戰事已經告訴了我們莫斯科、列寧格勒、史達林格勒和其他城市中工廠裏工人所忍受的犧牲，迎對着無窮的艱難繼續生產的實例。我們聽到了男子和婦女在砲火聲中，甚至工廠本身已遭轟炸的情形下，那種努力生產軍火和坦克的偉大精神；我們聽到了工人幾晝夜底留在廠中工作，直待完成了緊急迫切的軍火品。但是這種精神並不是特別在戰時才有的，戰前蘇聯即可遇到相似的情形，一組組底工人領導着改良工廠，組織「急先鋒」，定出優良工作的標準，示範給其他的工廠。有時一個工廠的工人向他廠堅起生產競爭的挑戰牌來——即所稱的「社會

主義化的競爭」。這類競爭在各業中成了普遍的特色，助進了協心合作的發展和良好的社會精神。因為各業相競的結果，可以對大眾的供獻益大；又鼓勵了尋常人民求做領袖的志願，在各農場，工廠或會社裏的壁報上，滿載着建議、批評和刊出優勝者的紀錄，對於人民的影響大有幫助的。

一九三五年，頓巴斯煤田上的一個礦工，叫做亞力克塞·史塔漢諾夫（Alexei Stakhanov）的，創出了一種較好的挖煤方法，結果在一下間大大地增加了挖煤的數量，立刻各業中都湧起仿效，創出同樣地改進——機器和運用上的改善，工作方法的改進或是採用二三人一組工作的新方法。不久史塔漢諾夫底摹仿者不僅祇有少數人或數百人了。他們所稱的「史塔漢諾夫式的英雄」由幾萬人達到數十萬人，並且這些先鋒都用着自己發明的新方法忙碌地訓練其他的工人。

從蘇聯一般普通人說，金錢之與他們和世界上一任何一處情形是一樣的。他由工資得來金錢，他可以將它消耗在商店裏或是放入儲蓄銀行直待需要時再提出來，或是購買一張政府公債將款借給政府，每年收取定量的息金，像英國人民購買儲蓄或存入郵政儲蓄銀行裏一般。同樣，集體農場或手工業、漁民、獵民者的合作社亦經由將物品售給政府或工廠中的店舖獲得金錢，分配給他們的社員，或存入一個集體儲蓄帳戶，作為將來之用，或是用這筆款子購進集體用的物品。

這筆款項由國家銀行發行，發行量取決於每年所估計支出的工資和薪金或付集體農場的數目，本項亦同其他各項一樣包括在計劃裏。政府機關、工業界、國營農場等彼此間是永不支付現金的：僅各自提款付給人民的工資。但是他們在國家銀行中都有帳戶，並且當某一廠由他廠購進物品，銀行即在銀行帳簿借方上填上一筆款數，以後當該廠出售完成品給商業機關或商店時，銀行即根據他的貨值登入貸方。所以銀行亦像其他國家的銀行一樣地存在的，但是它們統由國家經營，並且所做的工作幾乎完全是蘇聯政府各部門間一個廣泛的簿記帳目。國家儲蓄銀行則專為人民存取而設立，全國有支行及代理處數千所。

當各廠依照計劃所得的生產品，尋常即一概送交於有關該業生產品處置的貿易機構（這仍是一個在普通計劃下工作的國家機關，而不是一個私人的商業組織）。於是這個機關就開始計劃分配方法：半成品或其他工業應用的物品就送進別的廠去，供消費者的商品，就分派到各商店去。近幾年來，城市中大多數的商店都由國家或城市蘇維埃組織的特別的商業機關經辦了。其中一部分是極小的商店，僅出售某項物品，像英國多店公司所經營的各別商店（Sainsbury's, Pearl's, Eastman's 等）。有一些是大的百貨商店，位置在數層樓高的房屋內，並且分門別類出售各種不同的物品。在有些情形下，工業界自身創辦商店，供展覽和出售其生產品。消費合作社，像英國的合作社，現今都負有供應整個鄉村間購買便利的工作，並且近乎所有的鄉村商店和集體農場供應的物品是由它們組織成的。

第九章 政治制度

我們已知道蘇聯是由十六個共和國聯盟組成的。開始的時候只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一個，到現在仍是最大的一個，因為俄羅斯本部人口即占了蘇聯全人口總數的一半。以後增加了南高加索聯邦，包括高加索山南方居住的民族；一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和一個白俄羅斯共和國。稍後，在以前稱為土耳其斯坦的地方又產生了三個共和國——烏茲貝克（Uzbek）、土耳其科曼（Turkmen）、和達吉克（Dagjik）。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當最後的侵略者——遠東西伯利亞的日人——被逐出蘇維埃領土後的二個月，召集了全蘇維埃聯邦大會，採取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名稱。這是許多個別共和國的聯邦，並且在次年一九二三年的法令中就明令地規定了。下面是聯邦成立時發表的宣言：「蘇維埃共和國生存的初期，是由於密切合作和互助的關係聯合起來而採取盟約的性質的，過去問他們祇是基於盟約的關係保持經常間的友助，但仍是各別存立着的。由於他們相互間關係之進展和國際地位之需要，使他們今日併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了……這個擁有平等權利的多民族聯邦純是一個志願間的聯邦，禁止可能的民族壓迫，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盟的權利。同時，蘇維埃聯邦歡迎未來成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自動地加入全聯邦。」

這是一個聯邦政府，在某些方面是和美利堅合衆國相似的（雖則有數處重要方面彼此不同）。莫斯科聯邦政府有特定的合法職能，除去這些職責之外，各共和國有處理其他事宜的主權。但假使某共和國所通過的法律和聯邦法律抵觸時，前者就必須取消之。舉凡有關外交、陸海空軍事項、鐵道河流運輸、郵電、和較大的工廠均受聯邦政府的管理，操之於聯邦（或中央）政府所屬之各人民委員會（相當於英國的各部）。其他事宜，像教育、社會福利事業、警政（叫做「民軍」）、地方小規模工業的行政、和所稱的地方經濟，概由各共和國自行管理，並且是經由各共和國政府中的人民委員會而不由聯邦政府所管理的。凡屬中間性質的事項，像國內商業、農業、財政、司法行政和輕工業等，均由各共和國及聯邦政府之人民委員會共同管理，各共和國在自己境內舉辦事業均可有決定權，但同時常受制於中央政府的並行人民委員會所定的政策大綱。（人民委員會的官方名稱是「全聯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用來區別各非聯邦的人民委員會）。

開始的時候，只有四個共和國，現今已有十六個大的聯盟共和國和二十二個小的「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s）」了。其中最大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其次是白俄羅斯。以前所成的南高加索聯邦分裂成了三個共和國：喬治亞（Georgia）、亞美尼亞（Armenia）、和阿則倍疆（Azerbaijan），以及高加索山地居民組成的小自治共和國，像和南方低地種族習慣都不相同的奧斯梯人（Ossetes）和達奇斯坦地方的民族。同樣，中亞細亞亦成立了五個共和國：土爾科

曼，烏茲貝克，達吉克，喀薩克和吉爾吉斯，都是這地區上各級不同的民族組織成的。最後加入的聯邦共和國則是在一九四〇年西方境界上的幾個：卡里路，芬蘭，愛沙尼亞（Estonian），拉脫維亞（Latvian），立陶宛（Lithuanian）和摩爾達文（Moldavian）共和國。

其他小的「自治共和國」有克里米亞，伏爾加上的韃靼，布利亞，蒙古利亞，摩爾芬和雅庫次。在這些共和國內又有二十個左右的「自治省」和「民族州」，像Biro-Bijan地方的猶太民族，東北極端地方上原始的朱克契人（Chukots）和阿爾泰山麓的俄陸茨人（Oirots）。自治省的成立，即在使這些小部分的民族可以在學校裏、戲院和公共場所裏通用自族的言語，保有自己的習俗和任用自族的官吏。當某處少數民族不足組成自治省時，他們可以組織民族州，並且各有地方蘇維埃的成立。總起來說，在蘇聯各地方，這類性質的「民族蘇維埃」已達數千之多。

當俄羅斯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立刻定出了憲法或「基本法令」，裏面規定蘇維埃的選舉法，各公共機關的職權和其他類似的事項。以後，其他各共和國亦通過了相同性質的憲法。正當一九一八年內戰爆發的時候公佈實施了。其中有一些特點反映着過去蘇維埃共和國艱苦求存社會鬭爭的劇烈時期。一九三六年，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末年，頒布了新憲法，由史達林指導下的特別委員會起草的：因之，有時即稱之爲史達林憲法，新的憲法和一九一八年或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聯邦所訂的憲法，內容上有些重要的變動。

一九三六年的憲法開始即宣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爲工農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條）。「蘇聯之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第四條）。「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國家公有制之形式（全民財產），亦有合作社集體農場公有制之形式（集體農場財產，合作社財產。）」（第五條）。同時憲法上亦有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爲在蘇聯全國經濟中占統治地位之經濟形式，但同時，由自力經營而毫不剝削他人勞動之個體農民及手工業者小私有財產，亦爲法律所容許」（第九條）。和「公民對其勞動收入及儲蓄，住宅及家庭副業、家用器具及日常用具、消費品及享樂品之個人財產所有權以及其個人財產之繼承權，概由法律保護之」（第十條）。

在憲法的後面幾章裏，有一章是規定「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的，該章起首各條即爲「公民有勞動權」，「公民年老有享物質保證權」和「公民有受教育權」。公民的權利中尚有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及人種，一律平等（第一百二十三條）；「一切公民皆有舉行宗教儀式與信仰之自由」（第一百二十四條）；「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第一百二十五條）；以及「公民住宅之不可侵犯及通信之祕密，概由法律保護之」（第一百二十八條）。「公民的義務」則有下列各條之規定：「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誠懇履行社會服務，愛惜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並有保衛祖國之天職」（第一三〇——一三三條）。

對於新憲法中規定「公民皆有舉行宗教儀式及信仰之自由」一條，我們還應當略微加以說

明。蘇聯共產黨的主義是反宗教的，而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正宗教會是官方贊助下的國家教會，它很像其他各國內的天主教會，但是並不傳自羅馬教會而是在紀元後初世紀內由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傳來的。蘇維埃政府成立後，首先的行動即實行宗教分離（動搖教會實力）和將教會財產收歸國有。以後，各學校中停止宗教課程，兒童的宗教教育只許在家中教授。各教會可以訓練願為神甫的成年人，但是它們不准設立兒童學校的。可是，宗教的信仰是受法律保護的，並且教會可以有推進的權利，宗教團體有使用教堂的權利，不管它是正教、基督教、猶太教或回教的。各宗教團體之信仰權在一九三六年憲法中重又加以確定了，我們不難從報上證明教堂和教會組織是並不壓制的，希特勒侵略蘇聯的幾天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塞奇斯（Patriarch Sergius）領導下的二十六個神甫和一萬二千個教徒共同在教堂中祈禱勝利，同時，由俄羅斯教會分析出的兩派主教向全國基督教徒呼籲支持政府。現今蘇聯全國約有三萬教徒，八千所常使用的教堂，猶太教堂和回教堂。

那麼，蘇聯政府是怎麼組織和選舉的，各城市和鄉村（有時城市中的某地區——像英國的自治市）的公民用秘密投票方式每兩年選出當地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或會議），主持當地事宜，舉辦小的工業，主持學校、醫院或診療所和房屋之建設事宜，道路橋梁的養護，當地「人民法庭」的司法行政，和窮苦家庭中兒童的給養。鄉村蘇維埃則主持管理當地市場，督導當地農場和林中採伐木料工作。同樣地，各大的地方像省和州裏亦各有其選出的蘇維埃。各共和國的最

高政權機關，爲最高蘇維埃，每四年改選一次，制定有關該共和國的法律，和選舉該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猶如內閣的一種組織），包括委員會中各部的部長（譬如，農村、財政、衛生、教育、地方工業）。

就全體聯邦來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最高立法機關爲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兩院組成。一爲聯邦蘇維埃，由蘇聯公民按選舉區分別選舉之，每三十萬人口選舉代表一人，總數約六百人，選舉則以四年爲一屆；一爲民族蘇維埃，各盟員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民族州不問其人口之多寡均有選舉權，選出代表總數超出五百七十人，代表着約有六十個不同的民族。每一盟員共和國選舉代表二十五人，每一自治共和國選舉代表十一人，此外，每一自治省選舉代表五人，每一民族州選舉代表一人。兩院有同等提出法律之權，但法律成立得經過兩院的同意。

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集會議次數較少於英國國會（至少是低於平時英國），每年舉行兩次，選舉三十五人的主席團和人民委員會（或內閣）（在兩院的聯席會議上），職掌一切事務，創制各項法令細目，並督責其執行。人民委員會選出主席一人，相同於他國的內閣總理，首任爲莫洛托夫氏（M. Molotov 同時兼任外交部部長），至一九四一年五月莫氏卸職，由史達林氏（M. Stalin）繼任。莫洛托夫是帝俄時代聖彼得堡大學的一個學生。在京城裏祕密地爲布爾希維克黨和編輯黨的報紙工作了許多年，直至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發。莫洛托夫是他的化名，他的

真名叫做斯克里賓 (Serbin)。史達林在過去是共產黨的書記，這是一個重要而有權勢的地位，在這次戰火接近俄境時，史氏遂被推為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或即國家的國務總理，希特勒侵略俄境之後，史氏又出任新成立的國防委員會的主席，擔任執行戰爭上一切任務的重責。加列寧氏 (M. Kalinin) 則由農民出身，以後是工廠的工人，一躍而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即蘇聯全國的主席。

以前公開選舉場所裏的選舉方法是用舉手表決的，先提出人名然後加以表決和討論給被選代表的「任務」，即像英國的工會分會裏有時委定的代表才能參加重要的會議。一經當選的代表，即須時時向大會報告一切，並且大會可以隨意將他召回換以他人。最高機關的選舉取「間接法」，就像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不直接出諸於選舉者，而是由其下的蘇維埃中選出的。當時的選舉權只限於「生產者」(這項包括在私人農場裏耕作的自農)；凡「雇用他人以謀利者」、財產收入的生存者、私買、神甫和沙皇的警吏均無選舉與被選權。自從一九三六年新憲法規定選舉採取秘密投票法後，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亦和城市或鄉村或州省蘇維埃的代表一樣是由選舉者直接選出的。新憲法中並規定：「凡年滿十八歲之蘇聯一切公民，皆有普遍以秘密投票方法直接選舉之權利。」

新憲法公佈的翌年，一九三七年，事實上在選舉時卻已有一張被選人的「名單」放在選舉者的前面，每一個選舉人僅須加以「可」或「否」的選票，但是這些名單是經選舉委員會在各

別選舉會中推出的候選人並經公開討論過後列出來的，名單上的人名很多不是共產黨員而是無黨無派的，約占聯邦蘇維埃代表人數的五分之一，占民族蘇維埃中代表人數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地方蘇維埃中，亦有三分之二的代表（一百二十萬中的八十萬）是屬於無黨的。

蘇聯共產黨的地位，從多方面講都是特出的。本身的組織民主化，官吏都是由黨員從秘密投票選出，每隔數年，公開地實行全黨黨員的「檢舉」運動，或是檢討各黨員的成績和行為，人民可以參加發表對任何黨員的褒貶意見。共產黨是蘇聯境內惟一有組織的政黨（自從革命的初期），憲法上亦以明文規定其為「勞工人民之先鋒，代表着勞工組織之領導中心」。但是蘇聯的共產黨或應認為是一羣人民，接受大衆人民委託管理生活上之特有責任和義務，並且作為工作上品格上和思想上的領率。這是和內閣制國家中一個普通參預選舉的政黨不同的。

蘇聯的政治制度有兩大特點，一為普通公民較之英美公民對政治問題有濃厚的興趣，一為普通公民對參預政治事務活躍的程度。新聞紙亦較英美報紙不同，儘量披露嚴重的經濟和政治消息以及政治的討論，這些報紙都很普遍和熱烈地被勞工、集農、婦女和男子、幼年人和老年人讀着。報紙上很少像英國報紙上愛載的軟性新聞，亦沒有像英國某些報紙認為可增加銷路的那些動聽材料，討論都很尖刻，鼓勵公民自由寫作、建議和提訴不滿；各報有特約工農通訊員（總數越一百萬人，約五六十戶即有一人以上的通訊員），報告工廠和鄉村發生的事項，和批評地方上的經理或官吏。事實上各廠（或其他團社）都有所謂「壁報」的刊行，由廠中的工

人主編，報道地方消息和工廠各問題的討論。

但是每一公民在政治上的義務並不僅是在選舉時的投票，或是能理解地討論當前的問題，而是各人應親自參預事務，不是一切都靜聽官吏和職業政治家掌管的。這是我們不能忽略蘇維埃政治生活上自動的民主精神；這種「親自參預事務」可能是在全廠工人討論工作計劃時表現出來，或是出任工廠委員會和保險委員會中五百餘萬委員中之一員，監督廠方履行工會提出的問題，工作情況和其他類似事宜；或是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或鄉村蘇維埃數百萬會員中的一人，襄助經營農場和鄉村的事務。

第十章 教育

二十五至三十年前的帝俄時代，除去少數幸運兒外，教育是異常落後的。事實上遠在十八世紀末葉女皇凱塞琳大帝（Empress Catherine the Great）統治俄羅斯時，俄國已是推進國家教育制度先進國的一個，有數個著名大學，許多有名望的學者，他們的著作是聞名於世的。但是一出城市圈外，學校稀少，大部分的工農甚至不能受到充分寫和讀的教育。革命時期，全國學校亦只能收容八百萬的男女學生，換句話說，只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才能入學，當時的教育狀況，止此而已。

蘇維埃政府執政以後，即宣布迅速發展教育為政府重要國策之一。初頒法令中有一條即規定教育應予普及與義務化。在連年內戰和破壞中，政府並不能做出若何成績來，但一當內戰停息，政府立即在城市和鄉村裏開始建築大量校舍，設立成年人讀寫班，籌劃工農升入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方法。發展教育原不是在一夜之間一蹴可就的，不僅得建築大量校舍（在這貧窮的國家裏，得經一重艱苦與遲緩的階段），同時還得訓練大量師資，編印大量書籍和成立學校必需的各種設備。為着改進教學法，就得有許多的實驗，其中有些是失敗的，有些是成功的；錯失是很平常的，並且鑒於過去的錯失可作來日改進的參考。

但是在這二十五年的進程裏，教育上——不論質和量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初等學校兒童和教師的數目增加了四倍，中等學校則增加了十餘倍。全國包括遼遠的亞洲部分內，不能寫讀的成年人由五分之四降爲五分之一。學校的數目雖則約已增加一倍，但還是不敷他們的需要。大城市裏的大多數學校因此不得不採取兩班制，每晨八——十二時半或一時由一組上課，下午二或二時半至七時則易以他組上課，小地方的校舍和設備都低於英國的標準，但是現今每一鄉村幾乎都有一座學校，校舍和設備亦在建築材料（同時亦是工廠和住宅所大量需要的）能供應的情形下，飛速地生長了（直至這次大戰才告中斷）。

同地方的居民入同一的學校，由幼稚園至大學男女都是同校同班的。假使城市和區裏的居民言語和所在地共和國的语言不同時，他們即有設立學校和用自族語言教學的權利。蘇聯教育系统首爲學前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這是供家長自願利用而設的，包括托兒所和幼稚園，有時由廠方爲着工人子弟而立，特別是有大量女工的廠裏。這裏白晝工作的母親，她們的兒童即可由人照顧；這是一種使婦女如男子同享工作的事實。學前教育教養兒童到七八歲，以後即有爲八——十五歲男女兒童設立的七年學校，這一階段是強迫性的，凡在七八歲入學的學生即認爲在家庭中或幼稚園中已學習得讀和寫的。學制分初等（八——十二歲）和高等（十二——十五歲），在過去十年內，俄羅斯共和國和烏克蘭共和國城市和工業中心地的所有兒童都必須強迫完成此項學程，而在鄉村或城市中的每一居民亦必須強迫完成四年初等教育。

七年學校之外，又有十年學校，收容七八歲至十七八歲的學生，政府切望盡可能地普及本項教育，但至今除烏克蘭和列寧格勒以外，學校的數目還遠不足使教育至普及和強迫的程度，這還是待將來努力的事情。在現今祇有在七年教育末期中獲得優等成績的學生，才可繼續另外三年的中等教育，直達十七八的年齡。但在莫斯科的那樣城市中，半數以上的學童都經政府設法在十七八歲前完成十年學校教育——因之此項比例數遂遠高於英國。

十五歲離校的男女學生可進專科學校或工廠藝徒訓練學校，前者多為三四年制，訓練某項職業的技能（譬如初等學校教師、工頭或工業中的各部經理），實用課程以外尚授與普通科學、經濟學和第二外國語言，學生經期末考試及格方可得到文憑。工廠藝徒學校學年時間較短，約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訓練的目的是使學生成為工廠或礦中的技工、或運輸服務機關、電信方面的技工。

恰在德人侵略戰前，由於軍火事業需要大量的熟練技工和工頭，兩種新型的學校開始成立了。一為二年制的工校，專為年達十五歲的青年而設，一為半年制的鐵路職業學校，專為訓練年達十六或十七歲的青年。學生選定以後，必須強迫入學，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即由政府委派工作，並且至少服務四年，這項措置即替代了軍事服役，在校的學生，膳宿都由政府免費供給。

最後即進入大學教育的階段，凡已完成十年教育和在校中期末考試成績頗佳或參加大學特

別入學考試及格者，都可入校，戰爭前夕，全國大學生的數目較二十五年前超出六倍。

大學生普通都是寄宿在特定的宿舍中的，由國家供應膳食和其他用品。但現在如欲免費入學，必得在入學考試中達到某項極高的標準。蘇聯的大學極少數和莫斯科國家大學般地包括着許多不同的科別的，大多數都是專科的組織，稱為學院，實際上即是只有一科的大學，所授的課程即與某項職業和工業有關的：譬如師範學院、工學院、農學院或鐵路運輸學院。這些學院的目的即在培養高級工程師和專家、工業家、或科學機關和學術機關的教師和研究員。今日的蘇聯，大多數有才智的男女青年，不問其家長的收入和職業，農民、工人、礦工、工程師、教師、醫師或科學家，亦不問其為俄羅斯人、韃靼人、烏茲貝克人或蒙古利亞人，都有平等升入大學的機會。蘇聯各大學或大學學院內的學生約有五分之四是出身於工農之家的。

在各級教育中；科學常識和本國的政治經濟常識（這兒我們可稱之為「公民學」或「時事」）等都很重視的。但是數學和俄羅斯文學亦是各級學校中必修的課程；第二外國語，像英文、德文，亦在第四年就開始了。藝術和音樂也同樣地被教授着，並且在課餘外還有專為喜好者成立的特別藝術和音樂的團體。十年學校的課程，則有歷史、高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藝術和音樂、和一些工藝學及軍事課程。

蘇維埃學校的學年約有三十八至四十星期，由九月至翌年六月的初旬，中間有十二月和三月內短短的假期，和六七八月間漫長的暑假。教室中的課程常藉實用的教材來相貫通，遊歷博

物館和利用影片與模型，及在隣近廠裏作數小時的實習工作，並且使學生儘量明瞭工廠情形，工作的程序，生產的物品及其用途。他們間有一句箴言：「理論和實際二而爲一」。但是這種理論和實際的統一性是由各別應用合而爲一的。每一個企圖須倚賴腦力和手力的完成並且連繫學識和實習才可完成工作和改良。在工廠學校和專門學校裏，學生不僅同時被教習如何靈活地運用雙手，他們亦接受腦力的訓練和他們所屬工業中工作機器的原理、原料的運用和科學與經濟的概念。

在不同的時間內，蘇維埃學校當局試驗着許多新式的教育法（道爾頓計劃、所謂的技藝化教育等），但在近幾年來，大部分的方法都廢棄不用了，雖則由教學法受試驗的教訓留下了很堅固的影響，但教室中又恢復原有的普通教學法了。

蘇維埃男女學生的教育並不是永遠隨着學校的，他們有許多課餘的活動，熱望着從這些活動中似在教室中一般地學習去認識世界，體育和運動都是受着鼓勵的。有特別設立的兒童影戲院和劇院（譬如，在莫斯科城即有八座），由男女兒童共同演出，同時還襄助着舞台管理和製景；有先鋒團和少年共產聯盟，略同於英國的童子軍；鄉村裏和南方深藍色黑海的附近地方有先鋒團的夏令營；大城市裏，像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Kiev）和卡科夫（Khar'kov），有許多壯麗的先鋒館，都是以前的宮殿和大廈改成了千餘男女兒童的俱樂部；裏面有跳舞班、遊技室、弈棋室和各種的遊戲；繪畫室和雕刻室；歷史古物陳列室，裏面掛滿着以前的服裝、圖畫

和地圖；製片場和模型飛機製造場；以及一個短波無線電台，可由此和其他各城的先鋒館互通信息。在有些先鋒館的花園裏，還有模型火車，接近海的地方，更有兒童們自己船艇的停泊海口。兒童的書籍每種印數達數千萬冊，並且專由印刷兒童書籍的國家出版書屋籌行。俄羅斯的學童不僅讀着俄羅斯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和契可夫所寫的故事，並且都很喜讀格林童話集（Grimm's Fairy Tales）和雷姆叔叔，湯姆叔叔的茅屋（十九世紀美女作家斯陀（Mrs. Stowe）所作）和湯姆瑣耶（Tom Sawyer 美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所作），契克倫敦（Jack London 十九——二十世紀美國故事作家，著有野性的呼聲等），朱利味恩（Jules Verne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狄更斯（Dickens 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和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 十八、十九世紀美國著作家的作品）。

第十一章 劇院、電影、音樂和書籍

有些人些蘇聯想成了一個極度單調乏味的地方，在那裏，人們整天忙碌地研究科學和推進五年計劃，建設新的城市和飛機廠，不會有空暇來享受藝術和詩歌，以及有所謂「生命上美麗的事物」的。但是，這一點是不確實的，像藝術、音樂、文學和劇院等不獨在蘇聯異常盛行，並且還普遍地深入民心，在以前這羣人民是不會有機會來享受的。

現在劇院的數目大大增多了，遠較帝俄時代蓬盛起來。以前只有大城市中一小部分的小康之家才能享受，廣大的羣衆從來不能插足其中。今日蘇聯的劇院較以前增加了五六倍，僅莫斯科一城，以前只有七八座，如今卻有四十座劇院了。有四十種用不同語言演出的戲院，供不同的民族享樂——像猶太劇院、喬治亞、韃靼、蒙古利亞等劇院。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基輔和世界聞名的莫斯科劇院裏演出的歌劇和舞蹈都優過於歐洲中其他的城市中的演奏。這些表演不再是只爲少數人的興趣，而是用完美的字句使成大衆化了。這兒劇院裏的廂座和樓座可由工廠工人預定，因此你可以時常看到在大劇院的廂座門外，懸着小小的一塊金匾牌，上面寫着是由某工廠或工會預定的。夏天的時候，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城市著名的劇院中的劇團至各小城市、集體農場或偏僻工業中心地的工人俱樂部去循環出演。在這次大戰中，他們不時至前方軍中或

艦隊中表演。工廠和集體農場鄉村中亦各有劇團和俱樂部的組織，由大劇院指導顧問及扶助，並派遣藝人贊助出演。有些城市中，工會有自辦的劇院，紅軍亦有劇院與樂隊。

除去最著名的一些劇院，像莫斯科劇院以外，還有其他開名的劇院，各有其特殊的演奏習俗和風格。譬如，在列寧格勒，有列寧格勒劇院；在莫斯科，有小劇院、卡默尼、凡塔哥夫劇院（The Kamerny and the Vakhangov Theatres）、革命劇院，和史達尼斯拉夫斯基及尼米羅維奇但青各音樂劇院（The Stanislavsky and Nemirovitch-Danchenko Musical Theatres）（紀念建築莫斯科劇院的兩人而起名，戰爭開始後即合併成一院）。蘇聯劇院和英國劇院不同的一點，即是蘇聯各劇院普通各有附設學校，訓練該院的演員，這亦就是各院間不同風格的主因，但同時亦是能保持優良成績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劇院——受教育人民委員會的管理和津助。但是各院對於演劇方法和人物及劇目的選擇都有充分的自治權。

許多演出的劇本都是近代俄羅斯作家所撰的，描寫近代蘇維埃生活中各方面的情景，就像在革命和內戰時期後，多數劇本都是傾向描寫革命的事蹟一樣，其中的題旨大都是描寫新蘇維埃的男子和婦女，由奴隸一樣的桎梏中走進新的自由生活，歡迎着未來新生活中無垠的幸福；同時沈著地工作和學習，解決創造新社會主義世界中遭遇的各項問題。但是古典派的作品，不論舊俄作家或他國作家的作品，也都很孚衆望的。人民喜愛它們，因為他們感覺着從這些古典的作品中吸收到了人類文化的偉大遺產，新的一代由此可以發揚光大起來。譬如，沙士比亞的戲

劇，在莫斯科上演的次數可能超過倫敦，同時劇院中亦上演着莫里哀（Molière 十七世紀法國戲劇家）、哥爾多尼（Goldoni 十八世紀意大利喜劇家）、加爾德侖（Calderon）、英國貝約翰（Ben Jonson）和歇里屯（Sheridan）的喜劇，古希臘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和厄斯其泥（Aeschylus）的劇本；塞文提斯（Cervantes 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作家）、席勒（Schiller 十八——十九世紀德國詩人與戲劇家）、哥德（Goethe 十八——十九世紀德國作家）和雨果（Victor Hugo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戲劇家與小說家）的作品，或是近代劇曲家奧奈爾（Eugène O'Neill）、奧凱賽（Sean O'Casey）和蕭伯納（Bernard Shaw）的作品。一九四一——二年的冬季，戰事接近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門戶時，伏加爾河上新國都古北雪夫城（Kuibyshev）裏還上演着蕭伯納氏的「屈身求愛」（She Stoops to Conquer），同時在蒂弗列斯（Tiflis）的喬治亞、羅斯塔維利劇院中亦上演着莎翁的漢姆雷特（Hamlet）。

音樂方面，不論在劇院或音樂會上，俄羅斯的作曲家像莫索格斯基（Moussorgsky）、里姆斯基·科沙科夫（Rimsky-Korsokov）、包羅定（Borodin）和坦察科夫斯基（Tchaikovsky）諸氏，特別是坦氏與德國的名音樂家巴哈（Bach）、貝多芬（Beethoven），都是大眾所熟悉的。同時近代的蘇聯作曲家像普洛科維夫（Prokoviev）最近完成一曲，題名「一九四一」，並且另又根據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新作一闕歌劇，青年作曲家蘇塔科維克（Shostakovich）由列寧格勒圍困中脫出以後，寫了一首贊揚該城的「勝利交響曲」（Victory Symphony）。

電影方面，俄羅斯的影片在其他各國研究電影人的方面獲到極好的聲譽。蘇聯並不會像英美或以前德法各國從事攝取商業化的影片，因此質的方面僅博得少數人的聲譽，而不為大眾所知的。在舊默片時代，俄羅斯最好的幾部影片在技藝上是毫無疑義地超出於好萊塢或愛爾斯曲利 (Elstree) (按係美國電影製造中心) 的出品的，大多數都是描寫革命事實的歷史影片。全國有兩大導演名家：一為愛才斯登 (Eisenstein)，攝有名片「鐵甲艦普脫姆金 (Armoured Cruiser, Potemkin)」和「十月 (October)」，為普特夫金 (Pudovkin)，擅於導演古典作品，有描寫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母親」(根據高爾基的「母親」改編而成)，有和名片「十月」同樣為紀念一九一七年蘇維埃革命十週紀念攝成的「聖彼得堡之末日 (The End of St. Petersburg)」。普特夫金還導演了一部極饒趣味和充滿美麗畫面的影片，叫做「亞洲風雲 (Storm Over Asia)」，是描寫蒙古利亞的一切的。其他著名的影片有特夫各 (Dovjenko) 導演的「軍火廠 (Arsenal)」，是一部描寫烏克蘭革命的影片，公演以後，英美電影界大為驚賞；「土地」一片描寫烏克蘭的鄉村生活，全片充滿情韻和美麗。此外尚有愛姆萊耳 (Ermler) 導演的「帝國演說 (Stump of an Empire)」，和維耳托夫 (Vertov) 的「列寧三曲 (Three Songs of Lenin)」。

這些初期的影片，大多數都是擁擠的畫面和描寫偉大歷史事件中的羣衆動作，而沒有各別男女英雄的事蹟。有些影片以內，完全不用影星，僅由普通人民裝扮成工人農民或兵士，其中多數影片並不在攝影場拍攝，而是在戶外、街道和田野裏，有一些是就發生事件的實地拍攝

的：譬如，愛才斯登的名作「十月」裏赤衛軍奪取冬宮的鏡頭，或「鐵甲艦普脫姆金」內敖德薩（Odessa）港口的碼頭。以後，影片的題材漸漸傾向到五年計劃內的某些問題，像名片「土西鐵路」（Turksib）（山杜林（Turin）導演），就是描寫一千里長的土西鐵路的修築情況，愛才斯登的名作「一般陣線」（General Line），是描寫以前成立集體農場所歷的艱苦。

以後進入了聲片時代，但蘇聯專家在不久前才有了自用的聲片設備品，這種變動對拍攝影片的方式上起了重要的變更，因之蘇聯的電影業在聲片的初期還不能成功地運用這種新式的方法。幾年來，只有很少幾部或是說沒有一部作品是可以和蘇維埃默片時代的傑作相比的。但是，有少數幾部影片（像描寫內戰時代的一個游擊隊的首領「Chapayev」的一部以及「十三」（The Thirteen）和「我們是從克朗斯塔得來的」（We from Kronstadt）」類名片），它們在描寫人物個性和言語的應用上都是十分有趣的，由以往的擁擠畫面和偉大歷史事件的題材轉移到了注重個人的問題，特別是在蘇維埃生活中新環境內生長着的男子和婦女。以後影片的題材又轉到描寫俄羅斯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使他們重新生龍活虎地出現在人民的面前，記述他們在當時對俄羅斯人民進步上的供獻。這些影片拍攝的時候，都是異常謹慎地和真實地攝出當時的環境和事項，這在充滿服裝展覽影片的「好萊塢」是從不曾做到並且亦不曾有過該項的企圖的。一九三〇年末，有許多部特出的影片在國內和國外都開始受到極大的贊賞，其中最著名的關於歷史人物的鉅片，有「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愛才斯登的「亞力山大·尼夫斯基」（Alexander

Netaly)」（得史達林獎狀的名片）和普特夫金的「蘇渥洛夫將軍（General Suvorov）」。

在蘇維埃影片中幽默和音樂亦並不忽略的，一部早期的笑片「Fazz Comedy」有許多部分和馬克斯兄弟（按係美國滑稽影星）主演的影片同樣地很有趣的，片內有幾支很好的通俗歌曲，是以前和愛才斯登一起工作的亞力山特洛夫（Alexandrov）導演的。最近英國的電影院裏（雖則只有少數的幾座）亦都公演蘇聯的一等音樂笑片，像「闊新娘（The Rich Bride）」，是一部描寫蘇聯南部一個集體農場收穫時的故事。全片充滿笑料和情律，還有幾支杜納也夫斯基（Dunayevsky）作的名曲；「音樂的故事（Musical Story）」一片描寫一個列寧格勒城的汽車夫變成歌星的故事；「光明的道路（The Bright Path）」一片描寫一個兒童話，描寫一個農女成了一個史塔漢諾夫的紡織女而成了名人。蘇聯電影廠亦拍攝了許多部教育影片：譬如，科學方面的影片和一部兒童名片「新小人國遊記」，後者是由普杜斯科（Pushko）根據斯耐夫特（Swift）的小人國故事（Gulliver Travels）改編的，全片由一個童星和偶物共同演出。戰事開始以後，蘇聯攝影師都穿上制服隨同紅軍出發前線拍攝戰事影片，許多人在工作時殉職了。在這些實地在戰場拍攝的影片中，有數部重要的影片是最好的歷史片，其中一部是慶祝希特勒首次陸上慘敗而作的——「莫斯科外緣德人潰敗記（The Defeat of the German's near Moscow）」。片內不僅可以看到動員士共槍砲施行反攻和反攻克復鄉村的畫面，並且還有實地參戰的一個坦克車從車隙里攝取的坦克大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一百六十個攝影師插身在東戰場的各戰

役內，攝成了另一部戰事紀錄史——「11日的戰事（One day of war）」。

書籍方面，蘇聯的出版事業或較任何各國的發展都快，不獨一年的出版數量極大（每年五萬種是很平常的），並且每種書的版次亦很驚人的。台維斯（Joseph Davies），一度爲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曾指出蘇聯平時書籍的銷數大於沙皇時代銷數的七倍，嚴肅的文學作品每版印行數萬冊，有時甚至達數十萬冊之多，每年各類書籍的總印數約超出五萬萬冊，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方面的書籍，大多數是學校和學院裏的教科書和指導工人方面的科學和工藝學類的小冊子。以前偉大的作家的著作亦是大衆所熱愛的。俄羅斯作家中，普希金（Pushkin）、哥戈爾（Gogol）、托爾斯泰、高爾基等都特別著名的；歐洲的古典作家有但丁（Dante）、巴爾扎克（Balzac）和哥德（Goethe），英國的作家從綽塞（Chaucer），到菲爾丁（Fielding）和狄更斯（Dickens）。一九三九年，蘇聯舉行了莎士比亞誕辰三百七十五週年慶祝大會，一九四〇年又舉行了綽塞逝世五百四十週年追悼會。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間，狄更斯的賊史（Oliver Twist）印十二版，每版各三萬冊，尼古拉斯尼克萊比（Nicholas Nickleby），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和老古玩鋪（The Old Curiosity Shop）亦各發行了兩版。以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節本售出了七萬五千冊，匹克維克雜記（Pickwick Papers）印了六版，兒童出版書屋發行「冬貝和他的孩子（Dombey and Son）」七萬五千冊。最近狄更斯全集新版發行時，二天內收到了二萬部的定單。

近代的英美作家史丹拜克 (Steinbeck 憤怒的葡萄 (Grapes of Wrath) 和人鼠之間 (Mice and Men) 的作者)、屈萊西 (Dreiser)、高爾斯華綏 (Golsworthy)、和威爾斯 (Wells) 在蘇聯都是聞名的。在莫斯科有一座專蒐外國文學的國家公共圖書館，該館管理員曾宣稱勃立斯雷 (Priestley)、克洛甯 (Cronin)、茅根 (Somerset Maugham) 諸氏的作品極受讀者的歡迎，並且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中，該圖書館中舉行了慶祝蕭伯納、威爾斯和貝納脫 (Arnold Bennett) 諸氏誕辰的盛大展覽會。

蘇聯的青年作家，假使不閱讀過他們的作品，是不易橫加判斷的。詩人中最著稱的是以前的馬亞科夫斯基 (Mayakovsky)，是未來主義派的詩人，用極淺俗街市俚語歌頌革命的成就。馬亞科夫斯基一身蓄願一朝他的羽筆會成弓箭。他的詩有一首名「褲中的霧 (The Cloud in Trousers)」。一首名「再會吧——中國 (Hand off China)」。其他有一首是歌頌列寧的。詩人巴斯德納克 (Pasternak) 則以注重保守形式和遠離現實的詩豪。

蘇聯小說家在英國聞名的有蘇洛霍夫 (Sholokhov)——描寫革命時期頓河流域上哥薩克人生活三部曲的作家。其他嶄露頭角的有托爾斯泰，擅於著述歷史小說的作家，有愛倫堡氏 (Ilya Ehrenburg)，近作「法國的陷落」得到史達林的獎狀（本書已有英譯本），還有范提耶夫 (Fadjev)、非丁 (Fedin)、李紅諾夫 (Leonov)、帖紅諾夫 (Tikhonov) 諸氏。比較不受大眾注意的作家有奧勒沙 (Olesha)、匹尼雅克 (Pilyak) 和貝勃爾 (Babel) 諸氏。

近幾年來，蘇聯文學過去的形式和風格，瀰漫於作品中的革命題材，已逐漸失去人民底喜愛了，而由所謂的「社會現實主義」所替代——不論在散文、詩歌裏，在描寫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時，都是非常詳細和多方面的。

第十二章 蘇聯和其他各國

連年的內戰和十四個外國軍隊在俄國領土上作戰和干預俄國的內政，都深刻地印在俄羅斯人民底記憶裏，他們時常恐懼甚至於相信這類事件會重覆發生的。俄羅斯就像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在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舊政權，由新的社會階級起而執政，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它又像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國，遭受着各國的仇視，那些國家都是不滿於蘇聯的思想和它建立中的社會制度，許多人談起使這塊「共產主義陰謀地」在歐洲存在的話，共產主義就有傳布到各國的危險，他們至少要在蘇聯四周築起一道堅壁來，像他們過去確所實行過的，使蘇聯和其他各處隔離，免去多面的接觸。

蘇聯本身亦時時恐懼着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事件重演的一日到來，並且希望和試法着使這類事件不再發生：至少要避免各大國聯盟的攻擊。因此，蘇聯的國策就時時在擊破孤立地位，和任何抱有友好誠意的國家締結盟約與鞏固彼此間友誼的努力上。事實上，從一九二〇年起，外國政府從蘇聯領土上召回各國的軍隊後，蘇聯政府即明白表示願與任何各國締結外交和商業協定的誠意，不問該國的政治意見、和社會經濟制度的異同。同時，蘇聯政府時時希望和友好誠意的國家互成密友，因為這種友誼上的契合就可以給敵人重大的反擊。那些含有敵意

的國家的行動是蘇聯最恐懼不過的。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蘇聯最懼怕的敵國是英法兩國，因此她不參加國聯，因為她認為國聯是完全由英法所操縱並且是她們政治上的工具。但是她仍舊還是和這些國家締結着商業協定，購進她們的貨品，在她們的市場上，出售本國的小麥、木材、石油和皮毛，並且互換大使。但是當時她最接近的國家卻是德、土兩國，一九二二年和德國簽訂刺伯羅條約（Treaty of Rapallo），一九二五年又和土耳其簽訂友好中立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Neutrality）。當時的德國已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土耳其亦是一個在凱末爾領導下新的前進的國民政府，努力促進近代化和擺脫外資奠定國家經濟獨立的時候。在東方，蘇聯和中國在一九二四年重又恢復外交關係，並且採取了友好的政策，藉此來打擊日本的勢力，那時日本還仍在貪婪地注目在海參崴和東部西伯利亞上呢。以後蘇聯不僅努力地推進兩國間的友善，並且對於爭取中國統一和獨立而生長着的國民運動亦給了許多實際上的援助。

但自從希特勒開始執政後，蘇聯立刻明白她底處境逐漸危險了。希特勒並不掩遮他向東發展的野心，首先攻擊了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而終於伸入了蘇維埃烏克蘭，一方面在揚言滿足她掠奪東方領土而不威脅英法和其殖民地的口號下，誘取英法間的友好（至少是保守中立）。同時，日本在滿洲和華北開始土匪式的掠奪。蘇聯開始擔心着東西兩面敵人的夾攻。但是不久德日攜手和意大利共同簽訂了防共協定（Anti-Comintern Pact）來對付蘇聯，蘇聯在

這種情形之下，立刻明瞭這是一個時間上的競爭，蘇聯必得建設近代化的軍火工業，她的陸空軍必須配備大量的近代化的坦克，才可抵禦軸心的壓力。同時她必須搶先完成她的準備。那時大家仍還希望着由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行動阻撓希特勒的侵略，戰事或可避免，和平亦能維持的。

一九三四年，蘇聯政府爲着維持和平又一度企圖和德國成立協定。在一九三二年，李維諾夫（Livinov）——蘇維埃外交部長——極度擁護日內瓦軍縮會議中裁軍的原則，並且和十個國家——大多是蘇聯的隣國——各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Non-Aggression Pact）」。這次蘇維埃政府向德國提供兩項中立條約，一是共同保證波羅的海各國家的獨立（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是東歐各國互相保證獨立的地方協定，但德國都拒絕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加入國聯（適在德日退出後）。一九三五年五月，蘇聯首和法國簽訂互助條約（Treaties of Mutual Assistance），隨着又和捷克斯拉夫訂立同項條約。條文中規定各國應在他國受侵略時各予援助，想藉此引起他國互訂保證條約，因此可以根據國聯盟約，對侵略者採取共同的行動。當時蘇聯切盼英國和各國都羣起締結這類條約，成立所謂和平陣線，阻止希特勒的侵略。

一九三八年春，德軍進入奧地利亞後，希特勒立即開始在九月裏向捷克斯拉夫採取軍事行動，揚言在權利上應屬德國的地方應該立刻由德軍占領。假使希特勒繼續堅持他併吞捷克斯拉

夫，戰爭似乎是不能再免了，因為法國和蘇聯在條約下遇捷克斯拉夫遭受攻擊時有立加援助的義務。就在這緊急萬分的關頭，張伯倫——前英國首相——飛至哥德斯堡（Godeseburg）和希特勒商討妥協辦法，幾天後他再伴同法國首相達拉第（M. Daladier）至貝克特斯蓋頓（Berchtesgaden）在慕尼黑附近，希特勒的夏令避暑處，會晤希特勒，簽訂了一項協定，希特勒要求的領土全數照兌，捷克人所得的回答即是假使他們不接受本項協定，他們休想由倫敦或巴黎得到任何的援助。

在這些談判中，幾乎完全沒有理會到莫斯科的存在，蘇聯政府對英法破壞信實憤怒極了，人民的情緒更因下列的事實益加怒火不息：著名親德的外交部長龐納（M. Bonner）主持下的法國外交部甚至散出蘇聯蓄意陷害捷克新拉夫和無意履行它的義務的故事來。事實上，俄羅斯對捷克軍事援助底準備，亦已達到了高潮的階段。

德軍在毫無阻擋的情形下開進了在慕尼黑協定下所割讓的土地，「和平是這樣獲得了」。但是，希特勒對這次不流血成功仍還不能稱心滿意，六個月後他又進軍首都布拉格（Prague），併吞了全捷克斯拉夫的國土。很明顯的，慕尼黑協定並不能滿足希特勒卻反促進了他的貪欲。這是一九三九年三月裏發生的事件。

倫敦、巴黎和莫斯科間立刻進行了數個月的談判，代表英國的張伯倫保證波蘭國境不受攻擊的威脅，蘇聯要求對波羅的海各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履行同樣的保證，因為

蘇聯最恐懼的是德國佔領那些國家，作爲侵蘇的踏脚石。此外，蘇聯又提出要求同盟國和希特勒作戰時，應採取統一的軍令；並且假使德軍攻擊波蘭時，蘇聯有即刻遣送紅軍至波蘭國土助戰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毫無結果，談判一直延長了整個夏天。蘇維埃政府在沒有捲入戰火渦流中切願澈底明瞭各國間相互的行動，史達林在三月裏即強調地說過，蘇維埃政府決不「乘火打劫」的。

隨後發生了許多足資談料的事件，但是我們在這本書裏不能作詳細的敘述。總之，很明顯的，不論是否，蘇維埃政府在當時懷疑英國政府是否有和蘇聯締結友好盟約的誠意，並且公平地說，這種懷疑，在當時還不僅祇是莫斯科方面所獨有的，因此當八月裏德國爲着自身的利益向蘇聯提出互不侵犯條約時，蘇維埃政府立刻就接受了下來，於是這惹人議論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簽訂了。蘇聯又贏得了一段喘息的餘地，可以儘速地完成新式軍火工業或配備它的陸空軍，來抵禦隨時可有的攻擊。

戰事的威脅使蘇聯益發關心到她的西境邊防，這條邊境是和幾個微小的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接壤的，德國在那裏勤碌地進行着它的陰謀，因此這些國家很容易會變成德國侵蘇的跳樑。還有使蘇聯最感關心的是在芬蘭的邊界上，離着列寧格勒只有二十哩的路程——在長距離砲的射程之內，並且芬蘭最高司令當局在邊界上建築了一條強有力的曼納漢姆陣線（Mannerheim line），顯而易見是爲對蘇作戰建造的。芬蘭軍事最高司令當局和德國

保有密切的連繫，並且現在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德國曾有計劃遣送軍隊至芬蘭，攻擊蘇聯，並且早早地占領下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計劃。

當波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崩潰的時候，全國有完全被德國占領的危機時，蘇維埃軍隊立刻進軍直達部格河（R. Bug）和三河（R. San），占領了波蘭的東部。十月和十一月裏蘇聯和愛沙里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簽訂互助條約，准許蘇聯駐軍接管通達列寧格勒和蘇聯海軍根據地的克朗斯塔得灣口的某些海軍基地。次年夏天，新選舉法舉行以後，這三個共和國即加入了蘇聯。芬蘭方面，蘇聯在一九三九——四〇年間的冬季建議修正列寧格勒以北和芬蘭的國境，並且向芬蘭租借波羅的海通達列寧格勒的海灣進口的漢哥海岬（Hango），芬蘭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到現在很容易知道是由於外國的勢力，才促成芬蘭政府的拒絕。結果蘇聯遂不得不和芬蘭宣戰：這次戰事一直延續了三月。蘇聯軍隊突破曼納漢姆陣線，並且占領了維堡（Viborg）。一九四〇年三月，雙方簽訂和平條約結束了戰事，條文中保證芬蘭獨立，但列寧格勒以北的國境須重加修正，滿足了蘇聯通海口安全的欲望。

許多人在當前認為蘇德協定多少可以代表兩國間的永遠盟約，因此在蘇芬戰中，倫敦和巴黎支援着芬蘭，並且許多人民都認為英法應該參加反蘇的戰事。但是在一九四〇年秋，當希特勒提出展約時，蘇維埃政府卻公然拒絕了，並且當德國在一九四一年春開始襲擊巴爾幹時，蘇聯公開地表示它的不滿，立刻在四月裏和巨哥斯拉夫（Yugoslavia）的新政府締結友好條約，共

同抵禦希特勒。同時，蘇維埃政府爲使她的東境安全計，和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一方面（不顧日本阻撓的壓力）仍舊繼續將軍需品供應給中國。

最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後半夜，希特勒沒有經過預先的警告和正式宣戰的手續，向蘇聯連綿千哩的國境進攻了。戰事發生的數星期前，赫斯（Heess）——希特勒的代表——負着神祕的使命飛到英國，從德方的談話中，承認了赫斯是攜着英德和平和共同合作參加希特勒所稱的「反共的十字軍」的遠征，將蘇聯驅逐出歐洲門外，奴役或消滅蘇聯人民的計劃。但是就在希特勒開始歷史上大規模進攻的薄暮，張伯倫作了一次著名的廣播。他說：『任何與希特勒主義作戰的人民或國家，都可獲得我們的援助……我們將盡量地援助俄國和她的人民……希特勒對俄的侵略不啻是侵略我們的預兆。』數星期後，英國和蘇聯的盟約簽訂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史達林在廣播裏說：『我們爲爭取國家自由的戰爭和歐洲民族及美國爲獨立爲民主自由的鬭爭溶成一爐了，這是一切爭求自由反攻奴役人民的希特勒軍隊的聯合陣線。』

第十三章 軍隊

戰前關於蘇聯紅軍和海空軍實力的資料是異常稀少的，直到一九四一年夏蘇德戰起，才證實了英國大多數軍事家所得到的蘇聯軍力的報道是出於謬傳的。自然，在英國有少數人相信蘇聯在開戰後十八個月內英勇苦戰的精神必能孤獨地抵禦來襲的德軍——包括希特勒的附庸意大利、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拉夫的軍隊——並且從事反攻將敵人驅逐回去。

但是蘇維埃軍隊的真情實況還是不得而知的，開戰時的估計，紅軍約有一四〇——一六〇個師團，配備着最新式的武器：自動步槍、機關槍、擊破坦克車的步槍和臼礮。這是一支重機械化部隊，有數輛最新式的重甲坦克車，其中最大的達五十餘噸。我們推測到一九三五年法國軍事考察團參觀在基輔的紅軍演習時，團長發表意見時就說，紅軍的坦克占着世界的首位。同年裏，德國的坦克專家古德琳將軍（General Guderian）也說：『擁有一萬輛坦克、十五萬輛的軍事曳引車和十萬餘輛不同型式軍車的紅軍，在摩托化的聲中，蘇聯高踞着歐洲的首座。』俄羅斯砲軍亦保持着極優良的水準，原因是由第一等有才幹的砲手指揮的。一九三六年，蘇聯軍中所用的高射砲，較歐洲各國的高射砲的射程更遠，即連瑞典所創的布芬礮（Bofors），亦不在例外的。蘇聯軍官都在特設的軍事學校裏受過近代戰爭中最新式的理論和經驗的訓練，其中像

帖木申科大元帥 (Marshal Timoshenko)，就在希特勒執政前的德國高等軍事學校中肄業的。許多軍官是一九一八——二〇年內戰中的宿將，有一些在一九三六——八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中隸屬於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方面，他們都已領略了近代戰事及新式武器的教訓，他們從西班牙、芬蘭、和在外蒙邊境與日本的戰役、以及一九四〇年德國的軍事行動裏獲得了極寶貴的經驗，研究出了新的戰略戰術來應付德國的閃電戰術。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簽訂以後，希特勒向東侵略祇是時間上的問題時，蘇聯每年在國防計劃上——建造坦克和飛機工廠以及增進紅軍的配備上——的支出極快地激增了。

蘇聯的空軍，從多方面說都是處於先鋒的地位的，她首先創由空中輸送軍隊和裝備以及大規模地展開陸空部隊。在平時蘇聯亦是高氣層和北冰洋上飛行的始祖，參加西班牙政府軍和對方意德作戰的蘇聯飛機都創出極好的成績。其中一些機型是由美國機型中蜕化而出，但是最新式的幾種卻完全是蘇維埃設計家的成績，並且恰在一九四一年夏在製造中的，其中著稱的是史都謨維克式俯衝轟炸機 (Stormovik dive-Bomber)，蘇德戰起立即開始出面應戰。它的發明者為伊里育斯金 (Ilyushkin)，機身的裝甲極厚並且配備着強大火力的大砲，飛速極大，操縱亦易。這是和德國俯衝轟炸機所不同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國裝甲師團 (Panzer Division) 向莫斯科挺進時，這類飛機發揮了極大的效果。蘇聯空軍除去和地面上的軍隊保持密切連絡，代其偵察、運輸以外，還時時用着長距離轟炸機出擊敵人陣後，包括從千里外的基地出襲德國的

首都柏林。

蘇維埃海軍在這次列寧格勒戰中和黑海面的防禦上都盡了極大的任務，使德軍不能登陸進攻高加索區。戰事的初期裏，蘇維埃海軍歐羅羅尼亞沿黑海岸的君士坦塔港（Constanza），使德軍的準備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北部拜倫海（Barents Sea）上和摩爾曼斯克（Murmansk）港外及挪威的沿海，蘇維埃的潛水艇和小艇屢屢阻撓了德國接近英美運輸通航的水道，使英美可以源源地将物品運到摩爾曼斯克和阿康哲爾（Archangel）海港。一九四二年，一艘蘇維埃的潛水艇在挪威海岸外炸毀了德國戰鬥艦梯皮斯號（Tipitz），當後者正在弋駛向北企圖截住美國的一隻運輸艦。

蘇維埃海軍在戰鬥艦和重巡洋艦的數量上是相當薄弱的，據一般的估計約有八或十艘，這此還包括着近代化的戰艦曼拉號（Marat）和巴黎工會號（Paris Commune）以及新近完成的排水量八千噸裝有七吋口徑大砲的四艘巡洋艦。但是蘇維埃海軍的潛水艇是相當地堅強的，約有一百至二百艘，包括大型的潛水巡洋艦和排水量二百噸速率每小時十或十二海里裝有機關槍及兩個十八吋直徑魚雷的中型艦隻。此外，尚有四十艘驅逐艦和敷雷艇以及排水三十至六十噸追擊潛水艇的摩托快艇。恰在戰事爆發之前，蘇聯開始了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包括建造若干的新式巡洋艦和戰鬥艦，其中有幾艘在希特勒侵略時還在船塢裏建造中。除去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北海艦隊以外，尚有太平洋艦隊，集中在海參崴港口。一九三四年開始的時候只有

一艘潛水艇，到一九三九年，據海軍上將庫內次左夫（Kuznetsov）報告，已是有了一百艘以上船隻的艦隊了。各艦隊並各有附屬其下的航空艦隊。

蘇維埃海員的訓練水準很高，不僅軍官們得入海軍學院受訓，並且普通階級的海員亦必須在特設的海軍學校內畢業的，同時在船上的訓練亦盡可能地和戰事的情況逼真。開戰前的數年至少三分之二的海員都會受畢中等教育的，每個入伍的海員必須作以下的宣誓：『我謹立誓成爲一個勇敢的、廉潔的、服從的和盡職的戰鬥員。我立誓一身當不息地求進海軍的知識、英勇地保衛海軍的財產和我的祖國，誓死盡忠於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蘇維埃祖國，和我們的工農政府。我立誓用我的勇氣、技能、忠實保衛祖國，不惜犧牲血汗和生命爭取軍事的勝利。』

在蘇聯的軍隊裏，不僅對於武器的使用和軍略的專門訓練非常重視，並且政治教育亦是十分注意的——研究和討論他們作戰的目的，戰爭的起因和他們與盟國作戰的原則。下操的時候，官長和士兵間絕對自由和可親，但在職務上，紀律是異常嚴格的，並且極力避免德國人般的機械式訓練，而在養成知識的訓練，使他們明其所以然並且何時應自動地團結起來。蘇維埃的戰鬥員——亦不和德國人相同的——從不曾自認是優於其他民族的，並且亦沒有征服他國領土的野心。事實上，一部分的政治教養是包括國際主義的思想的，即是全人類不分種族和顏色一律平等，並可稱兄道弟的，像蘇聯本身各民族間的關係。同時各人應熱愛他底祖國，甘願保

衛祖國流盡最後的一滴鮮血。現在他們對納粹德國的仇恨已到最高峯了，因為納粹人是跋扈的
凌弱者，違反了人類的友愛，他們的暴行破壞了人類的和善。

第十四章 德蘇戰爭和英蘇同盟

希特勒原定藉助閃擊的力量在一九四一年夏便可征服蘇聯，像以前在波蘭和法國的情形一般，但紅軍却能抵禦了德國的閃電戰略，使德國包圍和消滅紅軍的計劃完全失敗了。當俄軍被迫後退，人民和領土受到嚴重的損失，德軍曾深入烏克蘭，渡過第聶伯河（Dnieper），佔領基輔（Kiev）和卡科夫（Kaukov），但大舉進犯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戰事却毫無進展了。十二月的初旬，希特勒首先遭遇慘敗，紅軍在莫斯科前熟籌的反攻將德軍擊敗潰退。同時，崇拜英雄主義下的一般普通人民、農民、教師，紅軍士兵在以前撤退時和部隊分離的，在敵人後方組織了游擊隊，騷擾敵人陣後，破壞鐵道、運輸車，襲擊德軍的倉庫和參謀總部。

很明顯的，德軍完全不會想到會在戰事狀況下在俄羅斯度過寒冬的，他們想到在冬天戰事一定已結束了；至少他們可以安適地居住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蘇維埃軍隊便會退入伏爾加河和烏拉山東。但一切都不盡意料的，紅軍在莫斯科役勝利之後，繼續反攻，使德軍在冬季裏不能得到絲毫的喘息。在那些冬月裏，有朔風暴雪，有三十度下的冰霜，有前面紅軍後面游擊隊伍不斷的襲擊，東方的大德意志軍幾乎完全騷亂崩潰了。德軍本身亦承認說，「另一個拿破崙的大難接近了」（見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

到一九四二年春，着心點轉移到了是否德軍會在東方開始新的攻勢，或是德軍攻勢發動之前，英國會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終於德軍因冬季進軍所受到的損害和艱難，將春季的攻勢展至夏季。但在初夏紅軍却先發制人在卡科夫附近展開攻勢，擾動德軍的準備。很顯明的，德軍誓志先要作致蘇聯死亡的攻勢：進攻高加索區，奪取油田；向東渡頓河至伏爾加河，由側翼攻擊保衛莫斯科的紅軍；另一支由北進包圍莫斯科，將紅軍切爲二段。當時西線繼續無事，德軍遂另又配備大軍全力東向作最後的一搏。

德軍攻勢的重力，藉助於全歐鍊鋼爐中生產的數百萬噸的金屬，重又推進了數千哩——渡過頓內次河和頓河，深入富饒的庫拜（Kuban）麥田和北高加索，直達高加索山隘和北邊曼科潑（Maikop），格蘭尼（Grozny）兩油田（雖則德軍尚未十分接近後者）。但是向北進攻莫斯科的側翼，却被紅軍擊退，撤至伏洛尼茲城（Voronezh）。克里米亞的戰事，德軍的原定行程表亦由於塞伐斯托波兒城（Sevastopol）的英勇抵抗失敗了，塞城直待德軍用重砲轟擊，滿城烟塵時才告淪陷敵手。伏爾加河上，德軍亦同樣地被阻於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英勇保衛戰中，紅軍在以前號稱河岸上美麗的城市，如今是滿目瓦礫裏英勇地連戰三月：紅軍士兵從地面下躍出破壞潮來的坦克，援軍和軍火冒着空中的轟擊渡越廣闊的伏爾加河；十一月杪，紅軍在城南城北同時發動反攻，將德軍擊退，緊緊地包圍了二十五萬德軍，被稱爲「鋼鐵城」中的英勇戰士從破壞的城郊邊奪到立足地後，將德軍逐街的趕了出去。紅軍這次的反攻，較一年前的攻勢

力量更大，並且造成了絕大的勝利，得特別感謝同盟國方面的努力的，因為蘇聯的反攻恰和英美在北非反攻德意的戰事同時發動。

那些像巨人般作戰的蘇聯士兵在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連續擊退了德軍，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反對想奴役祖國土地的敵人而作戰的，德軍的暴行自中世紀戰事以後尚無其匹，希特勒軍隊佔領下的城市和鄉村裏，人民是被搶了，被拷打了，被殺了；男子、婦女和兒童受着鞭撻、刀刺和勒死。卡科夫一城內，一萬四千個公民被屠殺了，克奇城（Katch）裏，德軍司令一天內下令槍決了七千公民；唐加路城（Tagauroc）裏，三千個公民分成一百一百的被自動步槍射死了。這些德國士兵私人的暴行，並不是偶然的，任何戰爭裏都不能免的，因為戰爭本身就是一種野蠻和殘酷的事業。但是德軍的暴行却是有計劃的自幼接受謬誤思想孕育而出的，他們自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所有的敵人都看做不過與動物一樣而已，這次戰事只是系統消滅戰的一部份，是應該由世界上最高民族來執行懲處的。

俄羅斯人民所受的犧牲和災難不是我們大部分人能想像出的。在邱吉爾稱道「俄羅斯的光榮」的作戰第一年內，紅軍充分表現出同盟的精神，使我們得到了許多的教訓。民族間深刻的友誼，首在認識和瞭解，只有從彼此間的瞭解中，才可彼此尊重共同行動和誠摯合作的可能。惟有英蘇美及其他同盟國間的共同行動，才是勝利的關鍵，亦是勝利之後，可以根據正確的原則樹立和平，恢復凍餒和難受的歐洲。過去我們對於蘇聯的誤解，造成了今日我們很難獲得當

前迫切需要的彼此間的認識和諒解。瞭解一個人，不僅得從相同的地方着手，並且還須認識彼此間的不同。俄羅斯人和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正義感、謙和感、幽默感、以及團結和捨生的志願，爲他人創造完美的世界。但是，我們間亦有若干不同點，特別是兩國的政見和社會的制度，我們亦必須同樣認識清楚的。

蘇維埃政府極表擁贊一九四一年八月裏邱吉爾和羅斯福總統在大西洋中途海上會議簽訂的大西洋憲章內的一切政策。憲章中保證英美兩國尊重各民族自由選舉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和戰後重建和平，使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安居樂業，無所恐懼戰事之重現。次年，同盟國間的友好關係更加鞏固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英蘇協定擴爲作戰同盟及合作互助條約，有效時間二十年，在莫洛托夫訪問倫敦的時候，由莫氏和艾登外相（首相邱吉爾亦出席參加）共同簽字。條文內包括戰時兩國政府彼此給予「一切種類之援助與支持」和戰後「採取共同行動保持和平與反抗侵略」。條文中又說：「戰事終結之後，兩國政府當用各種方法，使德國與其相與國之侵略與破壞和平行爲無重行發生之可能」，兩國政府「同意於重建和平之後，取得嚴密而友好之合作，共同從事歐洲安全保障與經濟繁榮之組織」。官方的公告另增了一條「對於在一九四二年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之迫切任務，兩國政府已取得完全之諒解」。同時莫洛托夫亦至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有一次重要的會見，結果簽訂了協定，美國允以租借方案下的物資援助蘇聯和戰後兩國政府根據大西洋憲章之精神取得相互之合作。三個月後，邱吉爾回訪莫

斯科，在克列寧宮（Kremlin）中和史達林會談三日，商討有關戰事的緊要問題。

兩個民族間的友誼，不僅在白宮屋舍中充滿陽光的桌上政治家們所簽定的一紙協定上，而是兩國間普通人民的友誼，從相互間瞭解和禍福共享之下孕育而出的。英國的海員，正盡着增強友愛的工作，冒着戰險，將供應品源源運到蘇聯的摩爾曼斯克和阿康哲爾港口。英國的空軍亦駕着颶風式機與蘇聯的飛機並駕齊飛，共享禍福。在另一種方法上，英國工會會員組織了英蘇同盟貿易委員會，增進兩國間會員的密切；同樣，英國工廠中的工人，不惜彎腰和延長工作時間，加倍地生產坦克，接濟北非的英軍或東戰場的俄羅斯人。

就在這許多種的小方法裏我們援助着蘇聯，願我們更能出予大規模的援助，你我都能夠盡力的，我們一定要努力，因為這是一次全民族的戰爭，為爭取人類自由生存的戰爭。祇有全世界同盟國的人民團結一起，緊緊的團結，我們才能求存，才能建設我們和各人居住的美好世界——這個世界，讓我們來希望，將永遠不再有戰爭的。並且，當那些光明而又美麗的日子顯露曙光，蘇維埃戰區裏的男女兒童重新戲笑，我們的家園再受不到轟炸的時候，我們不願聽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黑暗和艱巨的時日裏，逃避了職守，鬆懈了各人的能力。

西文參考書目

Sir Bernard Pares, *Russia* (Penguin Books).

P. A. Sloan, *Russia in Peace and War* (Pilot Press, illustrated).

U. S. S. R., *The Strength of our Ally* (Lawrence & Wishart, figures, official quotations and pictures).

J. H. Stenbridge, *An Atlas of the U. S. S. 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mphlets of World Affairs Series).

Violet Conolly, *Sovie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mphlets of World Affairs Series).

Major A. S. Hooper, *The Soviet Fighting Forces* (Muller).

Deana Levin,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 (Faber).

Beatrice King,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U. S. S. R.).

M. H. Dobb, *Soviet Economy, and the War* (Routledge).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上海再版

(94141 滬報紙)

蘇聯概觀一冊

U. S. R. R. (Her Life and Her People)

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Maurice Dobb

端 木 琦

重慶白象街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5
443/11
本社

